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郭非

日期：2007年5月22日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郭非

日期：2007年5月22日

摘要

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高效、便利的交流方式和一个充满刺激、丰富多彩的娱乐世界，但也增加了他们沉溺网络的风险，使他们成为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的热衷，与其个体因素和互联网的特点关系密切，从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特点和互联网特点结合的角度探讨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深化了解青少年的上网行为。

该研究采用问卷法，以 332 名中学生为被试，分别探讨了青少年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使用偏好以及病理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青少年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同伴网罗两个成分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拒绝依赖、预期拒绝、老师网罗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健康分离和理想化老师分别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2）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与其分离-个性化中除同伴网罗、拒绝依赖和健康分离的其它成分都存在显著相关；（3）青少年互联网娱乐、社交使用偏好以及病理互联网使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互联网交易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4）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女生中，吞噬焦虑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男生中，吞噬焦虑这种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5）假想观众观念对于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预测作用；（6）青少年的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使用偏好分别对其病理互联网使用有正向的预测作用；（7）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水平；（8）分离-个性化中的和吞噬焦虑和同伴网罗分别通过对互联网娱乐和社交的偏好间接预测病理互联网使用水平。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与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心理现象存在一定关系。青少年 PIU 受到其特殊的发展任务——分离-个性化，特殊的观念——假想观众以及对互联网娱乐、社交服务的偏好的共同影响。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面临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的关系纽带变得松散的考验，也面临着自我意识提升，形成独立自我的考验。这期间他们一方面希望与父母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又为这种距离的产生而感觉忐忑不安，这样的矛盾造成的混乱使他们更容易沉溺网上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而成为成瘾者。而这期间他们特殊的假象观众心理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这个观念如果太强也可能成为他们一些不当行为的驱动力，比如病理互联网使用。因此，在分离-个性化这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家长有义务在一种平等的身份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学校和老师也有责任帮助学生们创建一个和谐、互助、宽容的学校和班级环境，让他们能更多感受到来自现实而非虚拟世界的支持和关注。

关键词：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互联网服务偏好；病理互联网使用

Abstract

The Internet offers the adolescents an exciting and colorful world. Meanwhile, the problem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among adolesc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believed that both the individual factors of the adolescents and the functions of Internet are related to the PIU. So research the relations of the adolescents' psyc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nternet use wil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dolescents' PIU.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task that is presumed to have significant adaptational consequences for adolescents. And the imaginary audience ideation is considered to server defensive and restitutive functions in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rocess.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hinese adolescents ($n=332$)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imaginary audienc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ervices and PIU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gender and the grade ha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n self-involvement and peer enmeshment, there are influences of gender and grade on dependency denial, rejection expectancy and teacher enmeshment, and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althy separation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the teacher idealization; (2) the components of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are related with the imaginary audience exclude peer enmeshment, dependency denial and healthy separation; (3) there ar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recreation, the social service and the PIU, and the gender and the grade ha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n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business service; (4) both separation anxiety and rejection expectancy have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PIU, engulfment anxiety have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IU among the female whereas such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male; (5) the imaginary audience has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PIU; (6) both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recreation service and the social service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PIU; (7) both self-involvement and separation anxiety have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PIU through the imaginary audience ideation; (8) both engulfment anxiety and peer enmeshment have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PIU through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recreation service and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service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dolescents' PIU relate with their special developmental task and psychology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rocess, the parents-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are becoming loose. And with the rise of the self-awareness, adolescents ar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forming an independent self. So on one hand, they wish to keep a distance with their parents and other pers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worried about this relationship distance. This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needs makes they are vulnerable to the internet recreational service and social service, and become the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r. And their special ideation, imaginary audience can help they adapt to the new social roles more easy. But a high imaginary audience could be the drive of some deviant behaviors, for example, the PIU. So during the speci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al period,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the patents should give the adolescents more supports. The teachers have the duties to help their student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friendly and tolerant class atmosphere. So that adolescents could feel more supports and attention from the real world instead from the virtual world.

Key words: adolescent;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imaginary audienc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ervice;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图表附录

图 1 我国网民的年龄分布	6
图 2 PIU 的认知-行为模型	20
图 3 性别、年级在自我卷入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26
图 4 性别、年级在同伴纠结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26
图 5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使用偏好和 PIU 的关系（设想）	32
图 6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3
图 7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4
图 8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5
图 9 男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6
图 10 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6
图 11 男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7
图 12 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7
图 13 男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7
图 14 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和 PIU 的关系	37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23
表 2 互联网主要使用地点	25
表 3 网龄	25
表 4 互联网使用时间	25
表 5 性别与年级在分离-个性化各成分上的方差分析	26
表 6 性别与年级在假想观众上的方差分析	27
表 7 性别与年级在娱乐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27
表 8 性别与年级在社交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27
表 9 性别与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28
表 10 性别与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单纯主效应的变异数分析	28
表 11 性别与年级在信息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28
表 12 性别与年级在病理互联网使用上的方差分析	28
表 13 各变量的相关关系	30
表 14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31
表 15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31
表 16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31
表 17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信息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31
表 18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 PIU 的多元回归分析	31
表 19 娱乐使用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数	32
表 20 社交使用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数	34
表 21 交易使用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数	35
表 22 娱乐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拟合指数	36
表 23 社交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拟合指数	36
表 24 交易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拟合指数	37

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其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

青少年期，伴随身体、心理和社会性的发展，青少年会逐渐从心理上与父母保持一定距离，他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希望独立自主，并会努力发展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同时在这些关系中确认自己，这就是他们要经历的分离-个性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过程。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特点会发生变化，他们与父母的心理联结水平下降，这时的亲子关系变得不是那么父母权威性而是更加平等了（Meeus, Iedema, Maassen, & Engels, 2005）。与此同时，他们的独立性增强，他们对一些亲密关系，如同伴和师生关系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

分离-个性化被认为是青少年期的一个正常的发展任务（Lapsley & Edgerton, 2002），精神分析学家指出一个人的分离-个性化历程非常重要，与这个人其后的心理适应和可能有的心理病理问题有密切关系（Quintana & Kerr, 1993），对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会导致一个重要观念——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的产生。假想观众是青少年认为他们时时被别人所关注，这弥补了他们与父母和缺少亲密关系时产生的分离负面情绪。这个观念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有着广泛的适应和应对功能（Lapsley, 1988, 1993），它与青少年的一些心理行为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分离-个性化是研究青少年发展的重要背景性问题，而假想观众成为解释青少年一些心理和行为特点的因素。

信息化是二十一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高速、便捷、负载量巨大的互联网势必成为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媒介。过去的几十年，互联网的增长无可争辩，而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更是突飞猛进，它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必备设施，为人们交流、互动、收集信息、娱乐等活动带来了更新的途径和方式。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作为接受新鲜事务最快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互联网对于处于特殊发展时期的他们的影响引起了大量专家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被试本身的复杂特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目前研究中同一问题缺乏一致的结论，甚至同一学者不同时期的研究结果也存在彼此矛盾的地方。

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日益受到重视首先是因为青少年互联网用户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6年1月发布的“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止到2005年12月31日，中国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16.6%，约1842.6万人左右（具体分布见图1）。而在2004年12月31日，中国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16.4%，约1541万人左右，只在一年时间青少年互联网使用者就增加了约30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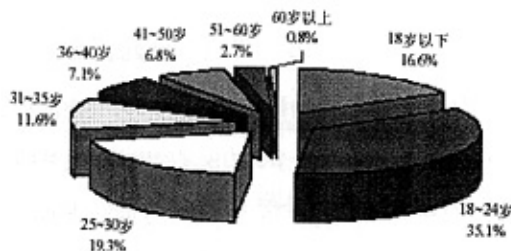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网民的年龄分布

其次，青少年成为受人关注的互联网群体与其自身特点和互联网使用现状密切相关。一方面，青少年期是一个特殊的成长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所经历的事件，从事的活动，体验的感受将对他们身心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互联网使用给他们身心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引发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他们许多特殊的心理特点和所面临的发展任务也使得他们对互联网投入了更大的热情，使他们的互联网使用具有一定的特点。首先从思维能力来看，他们的思维能力尚未发展到最高水平，因此对新信息、对那些不需要任何严密的思维加工的信息充满渴望。其次随着青春期与父母关系的转变，他们要经历一个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过程，因此需要发展新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互联网能够使他们方便地与同伴进行交往，能与他人保持广泛的联系同时彼此交换信息。再次，青少年要求更多的自主和自立，他们要逐步形成个性化的自我，他们追求大的成就、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热情、迫切希望展示他们的成功和领导能力，很多青少年将互联网作为了成功体验和自我展现的平台（Iakushina, 2002）。青少年喜欢浏览学校的网页，这也折射出青少年上网的另外一个动机：同伴的生活比起成人所做的事情来说更让他们感兴趣。而互联网本身的一些特点，如丰富的色彩、多媒体的融合，以及信息获取的快捷性恰好切合了青少年的这些需要。

青少年是病理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简称 PIU）的易感人群，这种互联网不良的使用引发了很多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互联网使用是健康的或是病理性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正是由互联网可以满足的需要以及互联网如何满足需要决定的（Suler, 1999）。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对这方面研究的扩展可以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特点，更好地对他们使用互联网这种新兴媒体提供指导。因此，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将他们发展阶段、自身特点和互联网特点相结合的研究是必要的。

第二部分 文献综述

一、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

分离-个性化过程包含了分离与个性化过程。“分离”是指个体一开始与母亲有共生关系之后就开

始的分离过程；“个性化”是个体在分离一个个性化过程中，形成自我特质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互补的，但又是非常明显的不同的发展过程。

（一）分离-个性化的概念及理论建构

分离-个性化是一种与父母分离而形成的自我感（Quintana & Kerr, 1993; Allen & Stoltenberg, 1995）。最初是由Mahler和Pine定义的，被认为是一种自我的发展性过程。他们认为儿童会逐渐形成的自己-他人的界限（分离）以及内部心理表征促进了生命头36个月的独立和个性化。幼儿期的分离-个性化障碍被认为对终身的心理社会机能具有反向的影响，它会导致特质性的和关系性的机能失调。但是，分离-个性化不是一个在婴儿期结束时就完成了的过程，青少年会出现第二次的分离-个性化，它反映了青少年期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是青少年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1.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传统理论

Blos首先把分离-个性化这个概念引入到青少年的发展中来。他提出在这个阶段青少年需要进行心理重构，这会导致他们形成成人的自我感。研究者们逐渐形成共识那就是青少年期和成人早期会出现一个“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幼儿期分离-个性化出现的问题，在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普遍发展任务的背景下，需要青少年去再次面对和重新调整。尽管第二阶段的动力学有不同的构想，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致意见是年轻的成年人的任务是从父母提供的身份确认中区分出自己的自我-形象并在一个彼此确认的关系背景下以一种独立的地位建立这种自我形象。这个第二次分离-个性化过程主要是处理青少年与其家庭关系，特别是处理她与父母亲（或重要看护者）的关系（谭伟象和吴琇莹，2002）。个体通过分离-个性化经验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程度会决定他的成年人格和社会关系的健康水平（Blos, 1979），具体说就是个体学习掌握控制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感和距离的能力可能与很多调节和心理社会性结果有关，包括自尊、家庭关系的质量、同伴关系的成功、抑郁和焦虑的水平等等（Holmbeck & Leake, 1999）。

2.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理论进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对于Blos的青少年传统分离-个性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Blos的传统理论认为为了完成个性化，青少年就不得不放开儿童期内化的父母形象。（Quintana & Kerr, 1993）。根据这一理论，多数研究者假设分离和个性化之间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测量的是与父母的分离程度是否可以预测自我认同发展的程度。Blos对于青少年分离-个性化过程的描述被用来证明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中从依赖到独立的发展过程的假设。而这些特征的描述疏忽了包括联结的适应形式和分离的不适应形式。因此这样的理论描述是不完整的并且存在误导性。Meeus等人（2005）认为在临床上有关于青少年后期的研究中，有一个误导趋势就是把高级的发展与独立、分离或者疏离相提并论，把发展的不成熟看作与联结相关。而联结的适应形式和

分离的不适应性是没有相等的关注。因此，Meeus等人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即分离和自我认同发展是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父母的分离并不是个体个性化的前提条件。

（二）分离-个性化与青少年某些发展问题的关系

1. 分离-个性化与青少年的情绪情感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过程中，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降低，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压力，他们的情绪随之受到影响。Holmbeck 和 Leake（1999）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有更多不良体验（分离焦虑、拒绝依赖等）的青少年更加焦虑、抑郁、敏感和易怒，而那些对分离-个性化具有适应性体验（健康分离、健康卷入等）的青少年会更加友好、冷静和乐于交往，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的水平相对较低。Lapsley 和 Edgerton（2002）发现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病理性的分离-个性化存在显著相关。分离-个性化中伴有冲突的独立与焦虑和愤怒等情绪有关。

2. 分离-个性化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

由于分离-个性化的提出是基于心理动力学、家庭系统和对象关系理论，因此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在过去的几十年受到很多临床心理学家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过程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如饮食障碍、酗酒这样的青少年问题行为。Strober 和 Humphrey（1987）总结认为饮食障碍的认知和行为表现可能与女性与父母分离的困难有关。厌食的女性的家庭往往不很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界限，鼓励互相依赖，孩子对于父母往往过度依赖，当面对个性化的任务时他们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饮食和体重上，以此来获得一种控制感和自我力量（Meyer & Russell, 1998）。Meyer 和 Russell（1998）的研究发现与父母的分离与缺乏内部意识、社交不安全感有关，而这些问题是引发饮食障碍的重要原因。

青少年酗酒行为引发了很多心理学的关注，一些学者研究发现青少年酗酒和他们青春期面临的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和个性化形成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个性化期间与家庭的冲突是其酗酒的原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有与父母分离的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减少，同时个性化带来的外界压力增大，酗酒成为他们面对压力时的一种回避性的应对方式（Getz & Bray, 2005）。

3. 分离-个性化与青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

青少年期，个体在身体上、认知上和社会情感上都会经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他们对于自己非常地关注，自我意识显著提高，他们似乎有这样的看法，即像他们自己关注自己那样，其他人也非常关注他们，而且他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吻合（Elkind D, 1967; Vartanian, 2000）。上个世纪 60 年代，受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影响，Elkind 把青少年这样一些特殊表现解释为认知发展中的自我中心（egocentrism），他提出了自我中心的两个维度——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和个人神话（personal fable）。专家们认为这样的心理特征影响了许多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

现象，比如对自我意识的夸大感觉、对危险的过分轻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对同伴压力的过度敏感等。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概念一直沿用下来，并被用来解释青少年一些特殊的心理和行为表现。

而分离-个性化被认为是青春期青少年面临的一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和公众个性化（public individuation）水平增高，同时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社会焦虑。这期间青少年一方面希望脱离父母的保护和监督变得独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上的联系，而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种观念正反映了这个过程中青少年与父母亲密与分离的过程，对分离-个性化这个过程起着调节的作用。当青少年假想出一些观众时，他们相信其他人对自己是关注的，这有助于他们脱离父母建立一些家庭之外的关系，同时又不会感到过度的分离焦虑。而个人神话的观念使得他们更有勇气去进行自我表达，提高个性化水平（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 Lapsley, 1993; Lapsley, Rice, 1988; Vartanian, 1997）。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观众和亲密感呈现正相关（Rycek, Stuhr, McDermott 等人, 1998），而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与亲密感有负相关（Peterson & Roscoe, 1991），同时无所不能成分与健康的个性化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

总之，在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假想观众可以缓解青少年的分离焦虑，让它趋向一种正常、适度的状态。而个人神话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观念，使青少年在分离过程中，避免或尽量少地体验到相关的负性情绪体验（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 Lapsley, 1993; Lapsley, Rice, 1988; Vartanian, 1997; Rycek, Stuhr, McDermott 等人, 1998; Peterson & Roscoe, 1991）。这两个在早期的自我中心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扭曲、错误的心理模式在分离个性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分离-个性化成为解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产生的新视点理论，他们被看作是青少年分离-个性化过程所衍生的特殊心理特点，具有防御和补偿的心里机能，对分离-个性化期间的青少年而言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

（一）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概念界定

1. 假想观众

青少年可能持有这样信念，即其他人像自己那样地关注他们。他们认为其他人，特别是同伴一直在关注他们、评价他们并且对于他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很感兴趣。这样的信念导致了对自我意识的强调、对他人想法的过度关注和对于现实和想象情境中他人反应的预期（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 Cohn, Millstein, Irwin 等人, 1988; Rycek, Stuhr, McDermott 等人, 1998; Lapsley, 1993; Bell & Bromnick, 2003）。

2. 个人神话

青少年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能理解我正经历的一切”，“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我能应付一切”（Vartanian, 2000）。这些观念反映出青少年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Elkind 把青少年这样的心理特点命名为“个人神话”。它被划分为“独一无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三个成分。心理动力学把个人神话定义为一种自恋补偿性策略(narcissism restitution strategy)（Lapsley, 2003）。

（二）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理论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有关理论经历了从最初强调认知发展到强调社会认知发展，再到最近强调自我认同的发展的过程。

1. 最初的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理论

传统理论的形成受到了皮亚杰认知发展中自我中心概念的影响，因此这两个观念被认为和思维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是作为认知发展的副产品被提出的（Buis & Thompson, 1989）。Elkind 等学者认为青少年对形式运算思维能力的把握还有欠缺，无法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关注点产生了假想观众观念，而个人神话的出现则是因为青少年在对自己过分关注的基础上，过度地区分了自己的感觉。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特别是同伴在情感和经历上存在的相似性和共通性，而是偏颇地认为自己对他人或那些假想观众非常重要，他们的感觉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Elkind D, 1967; Buis & Thompson, 1989）。

但是由于很多学者的研究却没有发现形式运算思维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相关关系且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两个观念上都存在性别差异（Vartanian, 2000; 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 Lapsley, 2003; Buis & Thompson, 1989; Vartanian, 1996; Jahnke & Blanchard-Fields, 1993），而一般认为认知发展过程应该不存在性别差异，如果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被单纯认为是认知发展的一个结果，那么理论上讲是不应该有性别差异的，因此传统理论的基础受到了质疑。

2.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社会认知理论

由于传统理论存在以上的问题，Lapsley 和 Muriphy 等学者认为用认知逻辑中的自我中心来解释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是不够的，他们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理论模型（Vartanian, 2000; 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在这个理论中，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建构“被重新界定为‘人际理解中的问题’”（Vartanian, 2000; Lapsley, 2003），它们与青少年的“社会观点采择”（social perspective-taking）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可能是社会观点采择能力水平 3 上的结果。处于这一水平的青少年能从第三者（或“旁观自我”observing ego）的角度同时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观点。这使得他们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并且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想

象他人对自己的反映，与此同时也增强了青少年自身的独特感和无所不能感（Vartanian, 2000; 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 Buis & Thompson, 1989; Lapsley & Rice, 1988）。

3. 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新视点”理论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一些学者提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一个来源（Vartanian, 2000; Lapsley & Rice, 1988; O'Connor, 1995）。他们认为当青少年经历大量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的变化时，他们开始问自己“我是谁”，并考虑怎么去适应生活以及他们应该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做些什么，“这时他们会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并且开始关心别人对他们的看法”（Vartanian, 2000）。而家长和其它的社会成人都会期望青少年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自我认同，而社会也会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也因此而得到提高（Vartanian, 1997; O'Connor, 1995）。因此自我认同与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解释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新视点”（New Look）理论。

O'Connor 认为：“在自我认同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关注和社会要求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混淆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关注点”。他提出这样的假设：有自我认同问题的青少年比没有经历自我认同焦虑的孩子有更高的假想观众，也就是说自我认同危机可能会导致假想观众的增加（O'Connor, 1995）。同时 O'Connor 和 Nikolic 认为父母行为也是这两个结构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因此他们提出这样的模型：对父母行为的知觉会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又会去影响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青少年对父母行为的知觉对他们这两个观念的影响完全受到自我认同的调节（Vartanian, 1997）。

Lapsley 和 Rice 等人以自我认同为理论依据，提出一个新的模型，进一步说明了自我认同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之间的关系（Vartanian, 2000; 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他们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年时期的分离-个性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分离-个性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是青春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目标是建立家庭关系之外的自我，同时保持与家庭成员亲近感，是影响自我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助于缓解青少年在青春期与父母的心理分离焦虑（Lapsley, 1993; Lapsley & Rice, 1988; Vartanian, 1997）。

Lapsley 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是关于人际交往和人际情境中的白日梦倾向”（Lapsley & Rice, 1988）。当分离-个性化这个心理过程发生时，青少年会更加关注家庭以外的关系，并开始思考或幻想自己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的表现。假想观众使青少年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而个人神话强调的个人独一无二和无可击性，有助于青少年在家庭关系之外发展个性，建立新的自我（Vartanian, 2000; Lapsley & Rice, 1988），这一理论得到很多实证支持，成为目前解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普遍观念。

（三）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观念与青少年发展的某些关系

1.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质量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着不同的作用。一些研究表明父母情感上的支持与低水平的假想观众相关，而拒绝控制与高的假想观众有关（Vartanian, 1997; O'Connor, 1995）。Riley、Adam 和 Nielsen 等人的研究表明父亲的身体爱抚（physical affection）与男孩的假想观众观念呈负相关，和女孩的假想观众观念呈正相关（Vartanian, 2000; Lapsley & Rice, 1988）。Lapsley 和 Rice 认为与父母的不安全依恋可能导致青少年对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感，突出表现就是过度的假想观众（Vartanian, 2000; Vartanian, 1997; Vartanian, 2001）。Ryan 和 Kuczkowski 等人的研究表明与父母情感上的不安全依恋和青春期后期高水平的假想观众有关（Ryan & Kuczkowski, 1994）。因此专家认为亲子关系是预测假想观众观念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使假想观众在青春期后期逐步消退，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将导致青少年在整个青春期都有很高的假想观众水平。

2. 冒险行为

Elkind (1967) 认为假想观众与一些中度的行为问题有关，如偷窃和破坏公物，青少年认为这些行为可以使他们免受想象的或真实观众的轻视。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发现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年的赌博、吸烟、酗酒等偏差行为存在正相关，有高假想观众的“青少年可能由于希望博得想象观众的关注而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表示出来”（陈惠如, 2004; 曾育贞, 2002），而个人神话无懈可击、无所不能的特点使得他们更易于采取偏差行为。男生具有更高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观念，所以有更多的冒险行为（Aalsma, Lapsley & Flannery）。另一些研究证明了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年冒险性的性行为存在相关。Holmbeck 和 Crossman 等人（1994）的研究表明有低水平自我中心的青少年有更多的避孕知识，更倾向于使用避孕措施而且对避孕有更积极的态度。而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年则相反（Arnett, 1995）。Goldsmith、Handler 通过研究发现个人神话可以很好地解释青少年为什么不使用避孕措施，在这些青少年看来怀孕或被感染性疾病只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太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Aalsma, Lapsley & Flannery）。

Greene 等人（2000, 2002）的研究测量了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他们对艾滋病相关信息的态度关系，他们发现个人神话观念能调节青少年的性行为，通过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可以预测青少年对冒险行为的态度，个人神话高的青少年会倾向于不去遵循安全性行为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越精细，个人神话和避免冒险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就越高。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假想观众的一个积极作用，高水平的假想观众使青少年更倾向于遵奉同伴的规范，因此当同伴群体对冒险行为持否定态度时，青少年在决定实行冒险行为时就会更谨慎。Greene 特别指出在设计提供给青少年的健康信息时应考虑个人神话和假想观众的消极作用。

3. 抑郁症和自杀

Goossens 和 Beyers 发现假想观众和抑郁呈正相关,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与抑郁呈负相关(Goossens, Beyers, Emmen 等人, 2002)。Aalsma 和 Lapsley 等人 2004 年的研究表明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与青少年抑郁呈正相关,且女生具有更高的独一无二感,她们面临更大的、潜在的抑郁威胁。这可能因为在个人神话观念中,独一无二的感觉使青少年不愿与同龄人分享消极情绪,造成他们抑郁水平增高,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可以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缓解抑郁。

抑郁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自杀。因此一些心理学家开始直接考察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与他们的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关系。他们认为假想观众可能会导致消极体验和自我批评,而由此造成的低自我价值感很可能引发自杀。Everall 和 Bostic (2005) 等人的研究表明,假想观众观念与青少年高的自责感和强烈的不安全感相关,间接引发了自杀意念。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导致青少年更易过分概括化,更难摆脱消极体验,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痛苦没人能够体会,他们更喜欢冥想和独处,而不愿求助于他人,对家人和朋友的疏离使他们变得更加孤独,从而增加了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几率。但一些学者同时认为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青少年的自信和独立感,从而可以缓解他们的自杀意念。在社会认知框架中,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成为预测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的有力因素,但个人神话的三个成分对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更多的研究做出解释。

随着理论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倾向于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最初同根同源的概念分开研究,分别探讨它们与青少年某些发展问题的影响。本研究也仅对假想观众这一观念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关系进行考察。

三、互联网的使用

(一) 互联网使用的理论模型

Kraut 等人(1998)提出了一种“矛盾体(paradox)”效应,因为被试使用互联网主要是进行人际交流,而这一般来讲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尽管互联网被广泛地应用于人际交流,但是更多的互联网使用与使用者与家庭成员的交流减少、社交圈子的缩小以及孤独与抑郁的增加相联系。互联网使用导致了使用者社会卷入的减少和心理幸福感的降低。不过,Kraut 等人(2002)针对其中的 208 名被试的为期 3 年追踪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消极影响消失了。他们 2002 年做的另一项追踪调查表明,被试总体上体验到的是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对于内向者和拥有更少社会支持的个体,互联网使用则预测更坏的结果,而对于外向和拥有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互联网使用能预测更好的结果。

前后两次研究得到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反,使得 Kraut 等人(2002)不能给出明确的结论。他们

认为, 互联网影响用户的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一种可能是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取决于人们的在线活动。另外一种可能是互联网使用的所有类型都是平等的, 重要的因素不是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 而是他们为了上网所放弃的东西(Kraut et al., 2002)。在此基础上, Kraut 等人(2002)提出了关于互联网使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型: “富者更富”模型(a rich get richer model)和“社会补偿”模型(a social compensation model)。

1. “富者更富”模型

“富者更富”模型认为, 那些社会化良好和外向型的以及得到社会支持较多的个体能够从互联网使用中得到更多的益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个体愿意通过互联网和他人进行交流并且可以通过这种媒介结识新的朋友。已经拥有大量社会支持的个体可以运用互联网来加强他们与其支持网络中的他人的联系。因此, 相对于内倾者与拥有有限社会支持的个体, 通过扩大现有社会网络规模和加强现有的人际关系, 前述两类个体能够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更高的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水平。这个理论模型得到了 Kraut 等人 2002 年研究结果的支持(Kraut et al., 2002), 与认为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研究结论一致。

2. “社会补偿”模型

“社会补偿”模型预测, 内向的与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能够从互联网使用中得到最大的益处。拥有有限社会支持的个体可以运用新的交流机会建立人际关系、获得支持性的人际交往以及有用的信息, 而在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中, 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 对于那些人际关系本身很好的个体, 如果这种在线相对弱的相互关系取代了现实生活中原本比较强的人际关系, 那么互联网使用就可能干扰或者削弱了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这个理论模型得到了 Kraut 等人 1998 年的研究结果(Kraut et al., 2002)的支持, 同时可以用来解释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消极破坏作用的研究结论。

3. “社会—认知”理论模型

除了上述两种理论模型, 一些研究者在互联网使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认知理论为理论框架(Eastin, 2001; Larose, Mastro, Eastin, 2001)。他们认为互联网使用可能是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反映。在这个社会—认知理论模型中, 互联网使用被概念化为一种社会认知过程, 积极的结果预期、互联网自我效能、感知到互联网成瘾与互联网使用(如以前上网经验、父母与朋友的互联网使用等)之间是正相关, 相反, 否定的结果预期、自我贬损(self-disparagement)及自我短视(self-sighted)与互联网使用之间是负相关(Eastin, 2001)。

(二) 互联网的服务分类

随着对互联网研究的深入, 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 “互联网不能再被看作是一个笼统的、没有

区分的媒体，应给看作是一个丰富的、复杂多样的服务体系”（Hamburger等，2000）。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区分互联网的使用内容，以便从其使用功能上进行研究。不同研究者对互联网使用内容的分类有所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类：

Hamburger和Ben-Artzi（2000）通过因素分析显示了互联网服务的三个因素：社交服务、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社交服务包括聊天、讨论组、地址查询等；信息服务包括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和与学习相关的信息；娱乐服务包括：性网站、随机冲浪等。

Hills和Argyle（2003）发现了四个因素：工作、娱乐、社交、在家庭中的使用。工作因素是与工作相关的所有活动；娱乐因素是聊天组、在线游戏等活动；社交因素，其相关的活动更多的发生在学校或是学术环境中，比如，给朋友发电子邮件、查询一般信息、查询学习资料等；在家庭中的使用是那些更可能发生在家庭的上网活动，比如，网上银行、网上购物、成人网站等等。

李秀敏和阴国恩（2004）的研究中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了四个因素：信息类、技术类、休闲娱乐类、刺激类内容。其中信息类包括：万维网浏览、信息检索、网上咨询等；技术类包括：下载软件、制作网页等；休闲娱乐类包括：包括收发电子邮件、下棋、打牌、小型游戏等；刺激类包括：玩刺激惊险游戏、与异性聊天、浏览色情网站、有关性的内容等。

雷雳和柳铭心（2005）在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研究的因素分析发现了四个因素：社交、娱乐、信息和交易。社交服务包括了聊天室、QQ、BBS论坛等；娱乐服务包括网络游戏、多媒体娱乐等；信息服务包括浏览网页、搜索引擎等活动；交易活动包括了网络购物、网上教育等活动。

（三）病理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正在成为个体与社会发展的一个载体。伴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增多，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些研究者开始发现，过多的卷入互联网可能会导致不良的互联网使用，引发一些情感和行为的障碍，出现一些类似于关于互联网的困扰性的念头、耐受性、降低的冲动控制、无法停止使用互联网、退缩等症状（转引自 Young，1999）。不良的互联网使用可能引起用户的时间管理或身心健康问题，并且可能与他人或其它日常活动发生冲突。对这样的一些症状研究者尝试用一个特定的词来概括，如病理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互联网成瘾（internet addiction）、互联网依赖(internet independence)、互联网滥用(internet abuse)、互联网过度使用(excessive internet use)等，这些词汇的内涵指向一些共同的特点，互联网使用的耐受性提高；社会退缩；内疚；上网欲望难以抑制等（李宏利，2003），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病理互联网这一概念。

1. 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

随着对病理互联网认识的加强，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互联网用户更多地卷入互联网使用，或对于互联网不健康的使用存在着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既有互联网自身的特点，也有互联网用户

的个体因素，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1.1 互联网特点

首先从互联网自身特点来看，Greenfield认为互联网引发潜在网络成瘾的原因是它的高速、易进入性、信息的饱和度以及其内容的刺激性（Chien Chou等，2005）。Byrebeccca总结认为互联网具有三个基本特性：易进入性(accessibility)、易支付性(affordability)、匿名性(anonymity)。前两个特性使得用户很容易进入网络世界，他们上网的代价很小，而获取的满足感和欣悦感却很大，这促使他们更深的网络卷入。互联网的匿名性使用户摆脱了很多现实交往的限制，地域、外貌、种族等等可能成为现实交往障碍的东西在互联网上被忽略。用户说什么做什么的社会许可的代价和风险都大大降低（Bargh J., Katelyn Y., Mckenna & Fitzsimons M., 2002），这使得用户可以更自如和放松的进行自我表露和交流，往上这样更容易建立的人际关系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而那些追求成就感和驾驭感的人由于发现并熟识那些网上的不同文化和人们的挑战成为好奇心和自尊的来源（Chien Chou等，2005）。

1.2 互联网用户特点

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主体，互联网用户的一些特点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用户自身因素和发展特点也是引发病理互联网使用或使他们更多卷入互联网的重要因素。最多的研究集中在互联网用户的人格、社会关系和社会技能、自我认同、情绪情感等方面。

1.2.1 人格

Hamburger和Ben-Artzi (2000, 2002) 最先研究了人格和互联网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互联网使用者有不同的人格类型，而不同类型的个体根据自己的偏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不同的服务。内向并且神经质的人在社交交往上有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定位“真实自我”，同时神经质性的个体更容易孤独，并且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上的社交性服务。而且他们发现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外向性和神经质的不同水平与互联网服务都有不同的交互模式。对男性来说，外向性与娱乐服务的使用呈正相关，神经质性与信息服务的使用呈负相关。对女性来说，外向性与社交性站点的使用呈负相关，与神经质性呈正相关，因为女性有较高的自我意识，更可能通过使用社交性网站寻求支持。

Kraut (2001) 等学者认为外向的、善于交际的个体比内向的个体更可能使用互联网来保持已有的社会关系，或者通过网上聊天结识新朋友。而对于神经质性来说，人们总是认为神经质的人是羞怯的、焦虑的，他们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很难形成社会关系，只有坐在电脑屏幕前面才能够进行社交交往。Joinson (1998) 认为高宜人性的个体总是友善易于相处的，这种人格特质使他们在有时不太友好的互联网环境中可以吸引他人，从而较容易和网络上的其他人形成友谊。Yang等人2005年

的研究表明PIU用户与正常用户在卡特尔16PF上存在差异,PIU用户比正常用户更爱幻想和空想,且更加自我定向。

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人格和互联网使用开展了研究,李秀敏和阴国恩2004年对大学生人格特质与互联网的内容偏好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发现情绪稳定成熟、能面对现实、庄重谨慎、并且有一定依赖性的大学生喜欢信息类的内容;情绪稳定成熟、不依赖他人,庄重谨慎愿意自己做决定但是又有胆怯拘束、害羞特点的大学生喜欢技术类的内容;开朗外向、情绪稳定、自我满足、自信安详并且松弛沉着特点的大学生喜欢休闲类的内容;武断顽固、敢于竞争、大胆敢为、好幻想、忧虑烦躁并且不合群、情绪不稳定的大学生喜欢刺激类的内容。雷雳、柳铭心(2005)发现外向性和神经质高的青少年更喜欢互联网社交服务,开放性高的青少年则更容易喜欢互联网信息服务。雷雳、杨洋(2006)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神经质人格对PIU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这种作用在高神经质且喜欢互联网社交和娱乐服务的青少年中更加明显,而责任心人格对PIU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且责任心人格高分组的青少年如果喜欢网上社交更容易导致PIU。

1.2.2 社会技能和社会关系

Engelberg和Stanberg(2004)认为对互联网使用的热情可能来源于社会拒绝,并导致社会认知技能的缺乏,表现为在融入同伴群体、认知群体准则、和进行社会赞许性互动行为中出现问题。而且许多面临社会交往困难的互联网用户可能会把互联网交往当作逃避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社会交往的避难所。Heitner(2002)的研究显示同伴状况不佳和缺乏社会技能与青少年使用网上聊天室显著相关。Mckenna、Green、Gleason(2002)的研究表明一些有社交焦虑或孤独的青少年可以通过网上更真实的自我表达而建立良好的网上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发展至网下,拓展了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的社交焦虑得到了好转。Caplan(2005)发现社会技能的缺乏使互联网用户更喜欢网上社交活动从而导致强迫性互联网使用(compulsive internet use)。

同时就青少年网民而言,现实社会关系中亲子关系、同伴关系是青少年时期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也是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关系的特点和质量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特别是PIU关系密切,当青少年无法从现实关系中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和感情寄托时,他们就更容易进入互联网寻求情感支持。雷雳等人(2005)针对青少年所做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低的青少年更容易卷入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信息等活动。张兰君(2003)和付慧鹏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管教严格、惩罚严厉、拒绝否定、干涉、对孩子的要求拒绝频繁等方面PIU青少年有更高的得分。说明严格的家庭环境和紧张的亲子关系可能是PIU的一个影响因素。

另一方面追求友谊和群体归属感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特点。他们可以在互联网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寻找新朋友、维持已有的同伴关系、和情趣相同的人交往,成为一些网络群体的成员。已有的

很多研究都表明网络成瘾者中绝大部分人是使用聊天工具、网络游戏这类有即时沟通的功能。而非成瘾者上网多数出于工作或学习的需要,是将网络视为工具(Young, 1998; 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2000; McKenna & Bargh, 2000)。McKenna、Green 和 Gleason (2002)认为互联网的某些特性,比如匿名性可以增加亲密感和亲近性,可以帮助互联网用户跨越传统交流情境中的壁垒,发展新的人际关系。在现实中,自我表露可能会遭到家人或朋友的嘲笑或拒绝,而在互联网上,相对匿名的交流,使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自我表露,不用很担心受到指责。而且由于没有现实中那些外表、结巴或羞怯的障碍,网上的自我表露也会更加自如。因此青少年出于对友伴关系的渴求和网络更随意的交流方式更容易沉溺于互联网。

1.2.3 自我认同

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正为“我是谁”这样的问题而困扰,对于那些开始与家庭分离,形成自己生活的青少年更是如此。Suler (2004)认为青少年开始思考“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将在我的人生中做些什么事情?”,“我想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问题,而他们或许可以在互联网这个独特的空间中找到答案。网络以它特有的方式和丰富的内容展示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虚拟社会环境,在互联网的世界给青少年提供了很多更能自如表达的机会,他们可以对自我认同进行探索和试验。博客和个人主页是充分表达自己和向别人展现希望示人的一些方面。在那些角色扮演得游戏中,青少年可以试验各种各样的自我形象,他们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表达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希望、需要和恐惧。他们可以在网上匿名的社交中展现自己没有外貌、性别、年龄标签的自己。Suler (2004)认为互联网吸引青少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青少年正处于寻找自我认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归属群体的时期,与此同时他们也要经历与父母的分离。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独立,做自己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对于与父母分离的过程又有些焦虑,毕竟父母的照顾、庇护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那么怎么才能做些刺激的事,探索外部世界,同时还能呆在家里呢?互联网无疑成为最佳选择,网络世界是一个充满刺激、丰富多彩的空间,正是满足青少年结识新朋友,做一些刺激、令人兴奋的事情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在父母对于互联网一无所知时。而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安全地呆在家里。

陈猛、雷雳(2005)年的研究证实了自我认同对青少年互联网卷入的负向预测作用,即自我认同水平低的青少年PIU水平更高,说明青少年越是为自我认同的问题所困扰,越容易被互联网俘获,在互联网中更多地寻求可能、想象或希望自我,成为成瘾者。

1.2.4 情绪情感

一些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与社会疏离、社会焦虑、孤独、抑郁等情绪有关。例如, Kraut, Stoll, Turkle以及Sanders (2000)、Whang (2003)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与社会疏离、

抑郁和孤独有关。Ybarra 2004年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困扰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相关。Niemi等人2005年也发现PIU的个体情绪上更加孤独、抑郁。Seepersad (2004) 研究表明孤独的青少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上的娱乐活动来排解孤独。李秀敏(2004) 研究发现缄默孤独、情绪容易激动不稳定的大学生更喜欢刺激惊险游戏、浏览色情网站等刺激性互联网服务。Yang等人2005年的研究表明PIU用户的情绪稳定性显著低于正常用户。曾枫林等(2006) 在中国中学生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即PIU的中学生情绪稳定性低于正常组, 且在躯体化/惊恐、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恐怖、学校恐怖及整体焦虑水平上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1.2.5 感觉寻求

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特殊心理特点和其互联网使用及PIU的关系。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青少年期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与药物滥用、酒后驾车、潜水等冒险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感觉寻求者把媒体作为他们需要的刺激来源。Perse(1996)曾报告感觉寻求者会观看更多的动作类的或冒险性的电视节目。互联网作为一种多功能的媒体能提供更多刺激性的活动, 如聊天室、音乐、赌博、交互性的电子游戏、色情表演等等。Goodson, McCormick和Evans(2000)的研究支持了互联网能成为感觉寻求的集中场所这样的观点。而Lin和Tsai(2002)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的台湾青少年比非成瘾者有更高的感觉寻求和去抑制性(disinhibition)。Weisskirch和Murphy(2004)也发现感觉寻求的强度维度与青少年从互联网上下载色情资料、下载或欣赏音乐、玩游戏、进行即时通信交流等有显著相关。石庆馨等人(2005)对中国中学生网络成瘾和感觉寻求的关系进行的考察也表明感觉寻求的不甘寂寞分量表与网络成瘾的相关显著, 说明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和感觉寻求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 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病理互联网的形成可能是互联网特性和用户本身的特点共同作用的结果。Suler(1999)认为互联网的使用是健康的, 还是病理性的成瘾或是介于二者之间取决于用户多方面的需要和互联网如何满足这些需要。Young(1997)认为网上社会支持性的群体满足了人们强烈的和强迫性的需要, 尤其是那些缺乏社会支持的。Weiser(2001)也认为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主要取决于使用者使用这项技术的理由和目的。也就是说, 互联网的社会和心理影响取决于它提供给使用者的功能。

2. 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模型

为了更清楚的认识和研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模型。

2.1 Young 的ACE 模型

Young 提出的ACE 模型中的A、C、E 是指Anonymity(匿名性)、Convenience(便利性)和Escape(逃避现实)。她认为这是网络导致用户成瘾的3 个特点。匿名性是指人们在网络里可以隐

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用户在网络里便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用担心谁会对自已造成伤害。便利性是指网络使用户足不出户，点击鼠标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比如网上色情、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网上交友的服务都很便宜。逃避现实是指当碰到倒霉的一天，用户可以通过上网找到安慰。因为在网上，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可以是任何人，这种自由而无限的心理感觉引诱个体逃避现实生活而进入网络的世界（陈侠等，2003）。

2.2 Grohol 的阶段模型

Grohol提出网络成瘾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行为。网络用户大致要经历3 个阶段，第一阶段：网络新手被互联网迷住，或者有经验的网络用户被新的应用软件迷住；第二阶段：用户开始回避可以导致自己上瘾的网络活动；第三阶段：用户的网络活动和他生活中的其它活动达成了平衡。他认为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到达第3 个阶段，但不同的个体需要花不同的时间。那些被判定为是网络成瘾的用户，只是被困在了第一个阶段，需要帮助才可以跨越（转引自陈侠等，2003）。

2.3 Davis 的认知-行为模型

Davis 提出认知-行为模型（Davis，2001），用来解释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PIU）的发展和维持。如图所示，模型中靠近病因链近端的因素，是PIU 发生的充分条件，靠近远端的因素则是必要条件。模型的位于PIU 病因链近端的是适应不良认知(maladaptive-cognition)，它是模型的中心因素，是PIU 发生的充分条件。Davis 认为PIU 的认知症状先于情感或行为症状出现，并且导致了后两者。有PIU 症状的个体在某些特定方面有主要的认知障碍，从而加剧个体网络成瘾的症状。该模型认为病态行为（PIU）受到不良倾向（个体的易患素质）和生活事件（压力源）的影响，它们位于PIU 病因链远端，是PIU 形成的必要条件。该模型对特定PIU 和类化PIU 做了界定。个体易患素质指当个体具有抑郁、社会焦虑和药物依赖等素质，则更容易发展出病态网络使用的行为。压力源（紧张性刺激）指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Kraut，1998；Young，1997；李宏利等，2001）。（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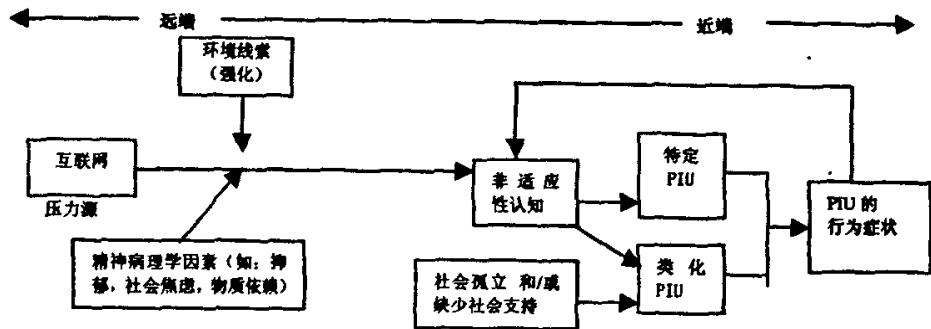


图 2 PIU 的认知-行为模型

第三部分 问题提出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虽被认为是所有青少年的共同特点,假想观众也被认为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共有的心理观念,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本土化研究还很欠缺;其次现有研究侧重对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身心所产生的影响,缺乏对青少年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和同伴关系与互联网使用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分离-个性化这个发展性的背景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的考虑比较少;第三,对于青少年自身特点与其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比较局限,主要是针对青少年人格、感觉寻求等方面,缺少结合青少年其它心理特点的研究;第四,现有研究对于互联网用户自身特点和用户对互联网服务态度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共同作用的探讨尚需进一步拓展。最后,现有研究大多以大学生为被试,因此研究结论是否适合中学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证实。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西方背景下提出的分离-个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观念是否在中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于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自身身心成长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关系的研究比较局限,无法更多揭示青少年这个群体与其互联网使用的关系,从而不能为社会、学校和家庭等教育者提供如何根据青少年的具体情况,结合其发展特点,将“网络成瘾”问题防患于未然,因势利导的对青少年使用互联网进行引导的心理学依据。

二、本研究探讨的问题

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与相关心理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其一,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被认为是青少年期的重要任务,假想观众是分离-个性化过程的同时出现的观念,对于青少年而言具有防御作用,中国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和假想观众状况究竟如何需要进行研究;其二,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被认为与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结果有关,这期间他们与父母关系发生变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变少,因此这一过程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和病理互联网使用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其三,尽管假想观众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机制,但由于它与一些问题行为的相关,它也可能是导致问题的隐患。假想观众使得青少年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尴尬、嘲笑或拒绝的行为。但这种格外在意自己留给别人印象的倾向也会“让多数青少年活在被评量的不安以及盼望被赞美的等待中”,“他们的不安焦虑往往过量,以致使他们在真实的面对面互动中反而显得僵硬,甚至退缩、自卑”(引自陈淑惠,2000)。这个观念是否有助于互联网这种带有匿名、隐形性质的空间成为青少年寻求他们想象中观众的理想舞台,使他们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呢?因此这个观念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及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关系也需要进行研究。其四,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研究既应从互联网使用本身特点去考察,也应该从青少年自身的生长和发展特点去考察,因此综合考虑分

离-个性化、假想观众观念以及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偏好对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是需要的。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

1. 中国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观念状况；
2. 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对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3.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以及其衍生观念——假想观众与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对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共同作用

三、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1. 中国青少年要经历相应的分离-个性化过程，同时具有相应的假想观众观念，且二者存在相关关系；
2. 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观念与其互联网使用偏好（娱乐、社交、交易、信息）存在相关关系；
3. 分离-个性化对于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4. 假想观众观念对于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深入、直接地探讨青少年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使用偏好及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关系，检验青少年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这些自身发展任务和发展特点与其互联网使用偏好及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可能关系，从而从青少年自身特点和互联网使用特点相结合的角度建立起关于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观念与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病理互联网使用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进一步提供青少年发展任务、社会关系、自身特点与其互联网使用关系的初步知识，为家长、学校和社会根据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特点和年龄及自身特点有重点地对青少年的网上行为进行引导和控制，同时从更广阔的视角用现实生活中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对“网络成瘾”问题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使青少年能够健康地使用互联网。

第四部分 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被试为北京市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因初三、高三为毕业班学生，故未能将其列入本次研究）的学生354人，剔除无效问卷，有效样本332人。其中，男生163名，占被试总数的48.9%，女生169名，占被试总数的51.1%。被试的年龄在12~1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90±1.58岁，

具体分布如下：

表1 被试基本情况

被试	初一	初二	高一	高二
男	43	46	35	39
女	40	44	53	32
总数	83	90	88	71
年龄 ($M \pm SD$)	13.01 $\pm$ 0.48	14.00 $\pm$ 0.52	15.99 $\pm$ 0.36	16.89 $\pm$ 0.52

(二) 研究工具

1.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量表(减缩版本)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分离-个性化问卷”(减缩版本)来测量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问题,此问卷是意大利学者Ingoglia等人2004年对Levine等人(1986)编制的“青少年期的分离-个性化测验”

(Separation- Individuation Test of Adolescence, SITA)进行缩减后的版本。共61个项目(含重复测谎题),从“1—完全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分5个等级记分,共有6个因素:(1)“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描述了个体对于重要他人的情感和肉体联系丧失的强烈恐惧;(2)“自我卷入”(self-involvement)是一种个体对自己的过高估计和关注;(3)“吞噬焦虑”(engulfment anxiety)表明认为亲密感是一种封闭性的卷入,父母的过度关注对独立感是一种威胁;(4)“老师纠结”(teacher enmeshment)、(5)“同伴纠结”(peer enmeshment)这两个因素分别反映了对于自我和他人界限的混乱,对于老师和同伴强烈的依恋;(6)第六个因素包含了四个维度:“拒绝依赖”(dependence denial)反映了个体对于人际联系的拒绝或逃避;“预期拒绝”(rejection expectancy)是对重要他人有一种无情和敌意的预期感觉;“健康分离”(healthy separation)是个体在亲密关系的背景下达成的依赖和自主的平衡;“老师理想化”(teacher idealizations)是青少年对教师的一种理想化。量表各成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0、0.91、0.88、0.68、0.77、0.75、0.90、0.77、0.66。对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和指数为: $\chi^2=4538.081$, $df=1570$, $\chi^2/df=2.89$, $NFI=0.899$, $TLI=0.925$, $CFI=0.931$, $RMSEA=0.075$,说明该量表有良好的效度。

2. 青少年假想观众量表

本研究采用Lapsley等人1989年编制的“新假想观众量表”(New Imaginary Audience Scale)测量青少年的假想观众水平。量表含有42个条目,从“1—从不想象”到“4—经常想象”分4点记分。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 系数为0.92,重测信度为0.94。对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和指数为: $\chi^2=2764.664$, $df=858$, $\chi^2/df=3.22$, $NFI=0.896$, $TLI=0.922$, $CFI=0.926$, $RMSEA=0.087$,说明该量表有可接受的效度。

3. 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

本研究采用雷雳和柳铭心(2005)编制的“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对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偏好进行测量。该量表由17个项目组成,从“1—不喜欢”到“5—很喜欢”分5个等级记分。分为社交(聊天室、QQ、BBS论坛等)、娱乐(网络游戏、多媒体娱乐等)、信息(浏览网页、搜索引擎等)和交易(网络购物、网上教育等)四个维度,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00、0.713、0.804、0.792,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 系数为0.879。

4. 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问卷(APIUS)

此量表由雷雳、杨洋2006年编制。该问卷包括38个项目,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分5个等级记分。作者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量表分为六个维度:突显性,反映了个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对于互联网的格外关注性;耐受性反映了个体使用互联网过程中对其其他生理需要的抑制性;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反映了个体无法控制地渴望上网,不能上网时的消极体验;心境改变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心境改变的作用;社交抚慰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在社交方面提供的心理补偿和积极体验;消极后果是个体在使用互联网后造成的一些不良后果。经检测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总问卷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57和0.948,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744、0.778、0.725、0.626、0.730、0.618和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57、0.831、0.911、0.828、0.903、0.806。

(三)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1. 问卷施测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有施测经验的心理系研究生。正式施测之前,主试向被试宣读指导语,向学生保证他们的作答信息将不会被透露给家长、老师和其他同学。

2. 数据统计分析工具

数据处理使用统计软件SPSS 12.0和AMOS 4.0。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被试互联网使用的一般情况

为了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一些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本研究分别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场所、网龄、和使用时间进行了调查。本研究发现绝大多数(82.1%)青少年更多时候是在自己家里上网。上网在3年以上的青少年占44.1%。(见表2,表3)

在平均每天使用时间方面,周末和工作日多数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下,且使用时间越长,使用者比例越少。周末每天上网在1小时以上的青少年的比例高于工作日的比例,更多的青少年在周末花更长的时间来上网。(见表4)

表2 互联网主要使用地点

互联网使用地点	比例
家里	82.1%
朋友或同学家	6.7%
亲戚家	5.8%
网吧	4.8%
其它	.6%

表3 网龄

网龄	比例
1年以下	20.7%
1-2年	17.4%
2-3年	18.0%
3-4年	22.5%
4年以上	21.6%

表4 互联网使用时间

	互联网周末 使用	互联网工作日 使用
少于1小时	33.5%	71.7%
1-2小时	23.9%	15.2%
2-4小时	24.2%	7.6%
4-6小时	10.9%	4.6%
多于6小时	7.6%	.9%

（二）性别和年级差异

1. 分离-个性化和假想观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1.1 分离-个性化和假想观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观念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同伴纠结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的 F 值达到了显著

($F=3.231, p<0.05$; $F=2.715, p<0.05$) (见表5)。MANOVA 检验发现在自我卷入上，初一和高一年级的男生高于同年级女生 ($t=4.98, p<0.05$; $t=4.30, p<0.05$)，初一年级男生显著高于高二男生 ($t=2.46, p<0.05$)，初二女生显著高于初一、高一、高二的女生 ($t=2.76, p<0.01$; $t=3.57, p<0.01$; $t=2.85, p<0.01$) (见图3)；在同伴纠结上，初二和高一的女生要显著高于同年级男生 ($t=2.22, p<0.05$; $t=3.07, p<0.01$)；初一男生显著高于高一男生 ($t=3.09, p<0.01$)；初二女生显著高于高二女生 ($t=3.08, p<0.01$) (见图4)。

同时对分离-个性化的其它成分的性别和年级方差检验表明，性别方面，健康分离和老师纠结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t=5.59, p<0.05$; $t=6.28, p<0.05$)；拒绝依赖和预期拒绝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t=8.90, p<0.01$; $t=7.10, p<0.01$)。在年级变量上，老师纠结方面，初一学生显著高于高一、高二学生 ($F=10.30, p<0.01$)；理想化老师上初一显著高于高二学生 ($F=4.01, p<0.01$)；拒绝依赖方面高一学生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学生 ($F=6.76, p<0.01$)；预期拒绝方面高一显著高于初一学生 ($F=3.79, p<0.05$) (见表5)。

表5 性别与年级在分离-个性化各成分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因变量	SS	df	MS	F
性别×年级	吞噬焦虑	1.183	3	0.394	0.368
	自我卷入	6.710	3	2.237	3.231*
	分离焦虑	1.495	3	0.498	0.824
	老师纠结	1.058	3	0.353	0.519
	同伴纠结	4.039	3	1.346	2.715*
	拒绝依赖	3.733	3	1.244	1.658
	预期拒绝	0.744	3	0.248	0.359
	理想化老	3.062	3	1.021	1.032
	健康分离	1.642	3	0.547	0.967
性别	吞噬焦虑	2.360	1	2.360	2.204
	自我卷入	0.887	1	0.887	1.282
	分离焦虑	0.145	1	0.145	0.240
	老师纠结	4.364	1	4.364	6.416*
	同伴纠结	3.895	1	3.895	7.855***
	拒绝依赖	6.935	1	6.935	9.238***
	预期拒绝	5.119	1	5.119	7.401***
	理想化老	2.238	1	2.238	2.262
	健康分离	3.601	1	3.601	6.360*
年级	吞噬焦虑	2.854	3	0.951	0.888
	自我卷入	7.775	3	2.592	3.744*
	分离焦虑	4.130	3	1.377	2.277
	老师纠结	20.873	3	6.958	10.228***
	同伴纠结	6.469	3	2.156	4.349***
	拒绝依赖	13.763	3	4.588	6.112***
	预期拒绝	8.115	3	2.705	3.911***
	理想化老	10.980	3	3.660	3.699*
	健康分离	4.213	3	1.404	2.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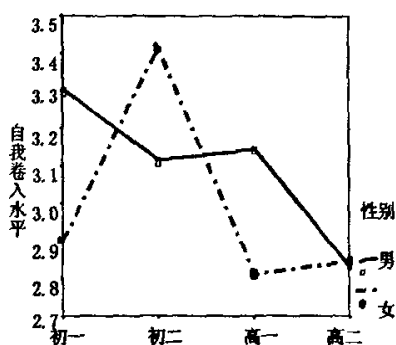
注: *** $p<0.001$; ** $p<0.01$; * $p<0.05$ (以下同)

图3 性别、年级在自我卷入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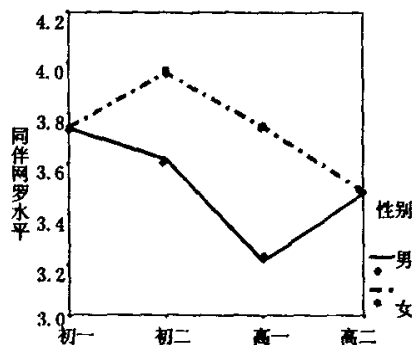


图4 性别、年级在同伴纠结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1.2 假想观众观念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假想观众观念 ($M\pm SD=2.48\pm 0.61$) 上是否存在差异, 首先进

行了2（性别）×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假想观众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见表6）。

表6 性别与年级在假想观众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性别×年级	1.419	3	0.473	1.311
性别	1.037	1	1.037	2.873
年级	2.604	3	.868	2.406

2. 互联网使用偏好和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2.1 互联网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2.1.1 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娱乐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主效应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是性别主效应是显著的（见表7）。事后比较可以看出，男生（ $M=3.570$ ）比女生（ $M=3.366$ ）更喜欢网上娱乐（ $t=2.15$ ； $p<0.05$ ），即男生更喜欢网络游戏、歌曲、电影下载等这些活动。

表7 性别与年级在娱乐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性别×年级	2.762	3	0.921	1.329
性别	3.376	1	3.376	4.875 *
年级	1.751	3	0.584	0.843

2.1.2 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社交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主效应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是性别主效应是显著的（见表8）。事后比较可以看出，女生（ $M=3.570$ ）比男生（ $M=3.256$ ）更喜欢网上社交（ $t=3.08$ ； $p<0.05$ ），即女生更喜欢网络聊天这样的活动。

表8 性别与年级在社交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性别×年级	2.531	3	0.844	0.881
性别	8.013	1	8.013	8.363**
年级	0.635	3	0.212	0.221

2.1.3 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交互作用很显著（见表9）。通过MANOVA进行单纯主效应变异数分析和细格平均数事后比较显示，性别在高一和高二两个水平的F值达显著水

平，分别为6.00 ($p<0.05$)、17.16 ($p<0.01$)，在高一和高二年级中，女生对网上交易的喜爱均高于男生。年级在女生水平的F值也达到了显著 (6.86; $p<0.001$)，高一和高二年级女生对交易的喜爱均高于初一年级女生，同时高一和高二女生也都高于初二女生。高中阶段女生比男生更爱网上交易，高中的女生又比初中女生更喜欢网上交易。

表9 性别与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性别×年级	10.323	3	3.441	5.583**
性别	6.972	1	6.972	11.312**
年级	5.062	3	1.687	2.738*

表10 性别与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单纯主效应的变异数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事后比较
性别					
在初一	1.04	1	1.04	1.69	
在初二	1.33	1	1.33	2.16	
在高一	3.69	1	3.69	6.00*	女生>男生
在高二	10.54	1	10.54	17.16**	女生>男生
年级					
在男生	2.09	3	0.70	1.14	高一>初一 高二>初一 高一>初二 高二>初二
在女生	12.65	3	4.22	6.86***	
w.cell (误差)	199.08	324	0.61		

2.1.4 互联网信息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信息使用偏好上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信息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也不显著，即青少年对互联网信息的使用偏好不受性别和年级高低的影响（见表11）。

表11 性别与年级在信息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性别×年级	5.698	3	1.899	2.343
性别	0.516	1	0.516	0.636
年级	5.389	3	1.796	2.216

2.2 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病理互联网使用上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社交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主效应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是性别主效应是显著的（见表12）。事后比较可以看出，男生($M=2.102$)比女生($M=1.916$)

有更高的病理联网使用水平。

表12 性别与年级在病理互联网使用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i>SS</i>	<i>df</i>	<i>MS</i>	<i>F</i>
性别×年级	0.105	3	0.035	0.072
性别	2.758	1	2.758	5.636*
年级	3.368	3	1.123	2.294

（三）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使用偏好以及PIU的关系

1.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使用偏好以及 PIU 的相关分析

表13 各变量的相关关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PIU	1														
2娱乐使用	.356**	1													
3社交使用	.258**	.564**	1												
4交易使用	.110*	.429**	.417**	1											
5信息使用	.086	.420**	.405**	.452**	1										
6香烟焦虑	.333**	.223**	.170**	.099	.109*	1									
7自我卷入	.268**	.208**	.140*	.139*	.109*	.272**	1								
8分离焦虑	.395**	.052	.038	.056	.042	.382**	.191**	1							
9老师纠结	.089	.003	.004	.037	-.043	.122*	.244**	.237**	1						
10同伴纠结	-.043	.209**	.229**	.096	.106	.067	.203**	-.311**	.180**	1					
11拒绝依赖	.228**	-.121*	-.162**	.005	-.029	.187**	-.009	.477**	-.042	-.549**	1				
12预期拒绝	.377**	.075	-.049	.032	.016	.395**	.134*	.485**	.013	-.357**	.551**	1			
13理想老师	.121*	.005	.046	.131*	.120*	.167**	.329**	.177**	.323**	.072	.108*	.241**	1		
14健康分离	-.002	.130*	.192**	.109*	.203**	.171**	.228**	-.003	.263**	.479**	-.259**	-.099	.173**	1	
15假想观众	.413**	.282**	.233**	.142**	.119*	.200**	.444**	.346**	.318**	.063	.040	.188**	.230**	.098	1

从表 13 中可以看出，分离-个性化的 9 个成分中有 6 个与 PIU 存在显著相关，且有成分分别与互联网不同使用偏好间也存在显著相关。假想观众观念也与 PIU 和互联网各使用偏好显著相关。说明分离-个性化和假想观众观念可能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偏好和 PIU 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对互联网娱乐、社交和交易使用偏好与 PIU 存在显著的相关，信息使用偏好与 PIU 相关不显著。

2.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各使用偏好和PIU的多元回归分析

分离-个性化的成分较多，为了进一步了解分离-个性化对于互联网各使用偏好 PIU 的预测作用，进行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进入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有3个，进入社交使用偏好回归方程的有2个，进入互联网交易和信息使用偏好的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分别有1个，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结果如下（见表14-17）：

表14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i>R</i>	<i>R</i> ²	ΔR	<i>F</i>	ΔF	<i>Beta</i>
1. 吞噬焦虑	.222	.049	.046	16.841	16.841	.222
2. 同伴纠结	.296	.087	.082	15.576	13.657	.196
3. 自我卷入	.319	.102	.093	12.232	5.147	.127

表15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i>R</i>	<i>R</i> ²	ΔR	<i>F</i>	ΔF	<i>Beta</i>
1. 同伴纠结	.223	.050	.041	17.140	17.140	.223
2. 吞噬焦虑	.276	.076	.071	13.446	9.314	.163

表16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i>R</i>	<i>R</i> ²	ΔR	<i>F</i>	ΔF	<i>Beta</i>
1. 自我卷入	.147	.022	.019	7.149	7.149	.147

表17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信息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i>R</i>	<i>R</i> ²	ΔR	<i>F</i>	ΔF	<i>Beta</i>
1. 健康分离	.194	.038	.035	12.797	12.797	.194

从表中可以看出分离-个性化中的吞噬焦虑、同伴纠结、自我卷入对青少年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联合预测力达到了10.2%；同伴纠结和吞噬焦虑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联合预测力为7.6%；自我卷入对交易偏好，健康分离对信息偏好的预测力分别为2.2%和3.8%。

对 PIU 所做的多元回归中，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 4 个，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结果如下：

表18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对PIU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i>R</i>	<i>R</i> ²	ΔR	<i>F</i>	ΔF	<i>Beta</i>
1. 分离焦虑	.396	.157	.154	59.123	59.123	.396
2. 吞噬焦虑	.449	.201	.196	39.972	17.714	.228
3. 预期拒绝	.473	.224	.217	30.437	9.278	.182
4. 自我卷入	.496	.246	.237	25.748	9.286	.156

从表中可以看出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吞噬焦虑、预期拒绝和自我卷入对青少年PIU的联合预测力达到了24.6%。其中“分离焦虑”层面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15.7%。

3. 分离-个性化和互联网各使用偏好的及PIU关系

根据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针对青少年的PIU，本研究提出一个理论模型（见图5），该模型假设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的四个成分：分离焦虑、吞噬焦虑、预期拒绝和自我卷入、以及假想观众观念和其互联网的各使用偏好（娱乐、社交、交易）对于青少年的PIU有独立的预测作用，并假设分离-个性化这四个成分通过假想观众和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偏好而间接预测PIU。由于信息使用偏好和PIU相关不显著，因此不再针对它建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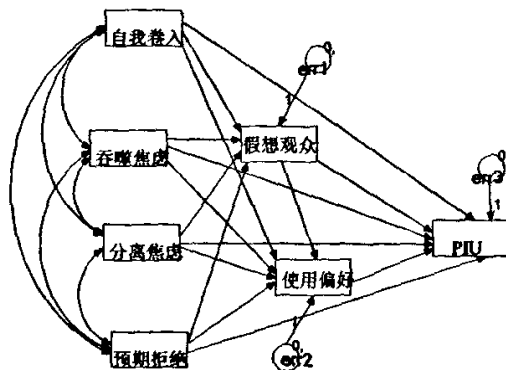


图5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IU的关系

3.1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为了更好地说明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和PIU的关系，本研究用结构方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验证，由于在之前分离-个性化对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逐步回归方程中，同伴纠结这一成分对娱乐使用偏好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因此在模型中将这个成分也作为预测变量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以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这五个成分和假想观众以及对互联网娱乐的偏好来预测其PIU，其决定系数为0.35，即这几个变量可以解释青少年PIU35%的变异。表19中列出了模型的数据拟合结果：

表19 娱乐使用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数

<i>NFI</i>	<i>TLI</i>	<i>CFI</i>	<i>RMSEA</i>	<i>PNFI</i>
0.999	0.999	1.000	0.028	0.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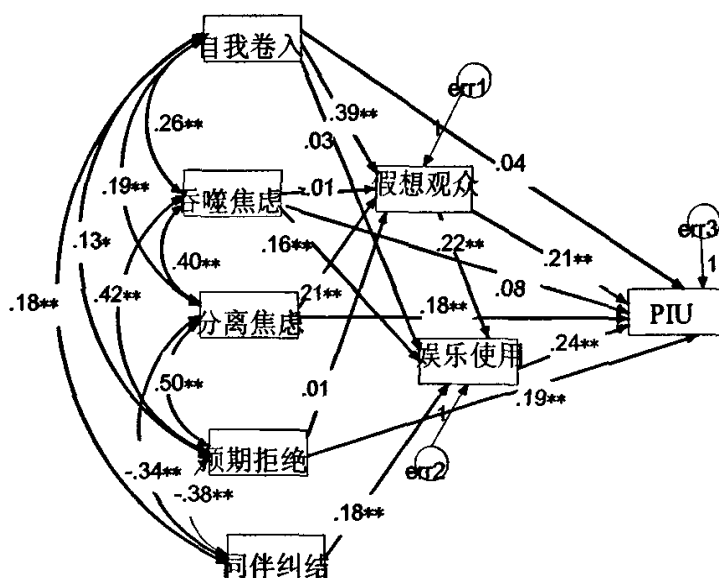


图 6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和 PIU 的关系

从图 6 可以看出：(1) 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以及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而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吞噬焦虑对于 PIU 的正向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在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如果他们体验到高水平的与重要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分离，那么他们更容易沉溺网络。同样如果他们倾向于预期被其他人拒绝和否定，也容易形成高水平的 PIU。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具有高水平的假想观众和对互联网娱乐活动的喜爱也容易使他们有高的 PIU；(2) 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 PIU；从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对假想观众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那些对自己非常关注并评价很高，体验到高水平分离的青少年，其假想观众观念越高，也易形成高水平的 PIU；(3) 分离-个性化中的吞噬焦虑和同伴纠结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 PIU，青少年的吞噬焦虑对其互联网娱乐偏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互联网娱乐偏好间接地预测 PIU，即越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独立感受到威胁的青少年越倾向于喜欢网上娱乐，从而有高水平的 PIU；同伴纠结对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可通过对互联网娱乐的偏好间接地预测 PIU，即那些对同伴依赖性强，重视同伴关系的青少年也比较倾向更喜欢使用互联网娱乐，产生对网络的沉溺。(4) 假想观众会影响青少年对互联网娱乐使用的偏好，即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时时处处被别人所关注评价的青少年越喜欢互联网娱乐。

3.2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为了更好地说明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和 PIU 的关系，本研究用结构方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验证，由于在之前分离-个性化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回归方程中，同

伴纠结这一成分对社交使用偏好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因此在模型中将这个成分也作为预测变量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以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这五个成分和假想观众以及对互联网社交的偏好来预测其PIU，其决定系数为 0.34，即这几个变量可以解释青少年 PIU34%的变异。表 20 中列出了模型的数据拟合结果：

表20 社交使用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数

<i>NFI</i>	<i>TLI</i>	<i>CFI</i>	<i>RMSEA</i>	<i>PNFI</i>
0.999	0.999	1.000	0.027	0.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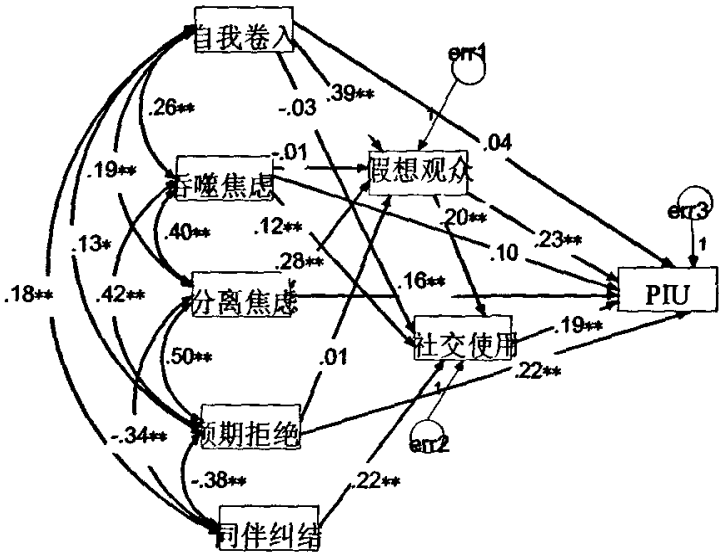


图 7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从图 7 可以看出：（1）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以及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而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吞噬焦虑对于 PIU 的正向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在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如果他们体验到高水平的与重要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分离，那么他们更容易沉迷网络。同样如果他们倾向于预期被其他人拒绝和否定，也容易形成高水平的 PIU。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具有高水平的假想观众和对互联网社交活动的喜爱也容易使他们有高的 PIU；（2）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 PIU；从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对假想观众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那些对自己非常关注并评价很高，体验到高水平分离的青少年，其假想观众观念越高，也易形成高水平的 PIU；（3）分离-个性化中的吞噬焦虑和同伴纠结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社交的偏爱而间接预测 PIU，青少年的吞噬焦虑对其互联网社交偏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互联网社交偏好间接地预测 PIU，即越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独立感受到威胁的青

少年越倾向于喜欢网上社交，从而有高水平的 PIU；同伴纠结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有显著的直接
影响，可通过对互联网社交的偏好间接地预测 PIU，即那些对同伴依赖性强，重视同伴关系的青少
年也比较倾向喜欢使用互联网社交，产生对网络的沉溺。

3.3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为了更好地说明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和 PIU 的关系，本研究用结构方
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以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这四个成分和假想观众以及对互
联网社交的偏好来预测其 PIU，其决定系数为 0.302，即这几个变量可以解释青少年 PIU30.2%的变
异。表 21 中列出了模型的数据拟合结果，

表21 交易使用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数

NFI	TLI	CFI	RMSEA	PNFI
1.000	1.004	1.000	0.000	0.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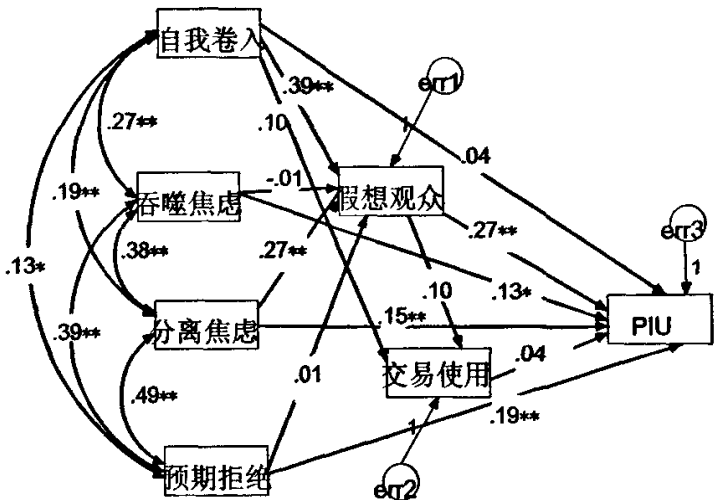


图 8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和 PIU 的关系

从图 8 可以看出：（1）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预期拒绝、吞噬焦虑以及青少
年的假想观众观念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而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
卷入对于 PIU 的正向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2）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
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 PIU；从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对假想观众有着显著的正向作
用，即那些对自己非常关注并评价很高，体验到高水平分离的青少年，其假想观众观念越高，也易
形成高水平的 PIU。

3.4 男、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在之前所建的模型中，在吞噬焦虑这个变量对 PIU 的直接预测作用上存在着不一致：娱乐和社交使用偏好模型中它对 PIU 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但在交易使用偏好模型中它有着 0.05 水平上的显著预测作用。由于男生和女生在分离-个性化和对于互联网使用的偏好上存在性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对 PIU 的预测模型产生影响，为了验证这种猜测，按照男女生分别进行了模型的建构。

3.4.1 男、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表22 娱乐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拟合指数

	NFI	TLI	CFI	RMSEA	PNFI
男生模型	0.998	0.998	1.000	0.037	0.139
女生模型	0.997	0.991	0.999	0.075	0.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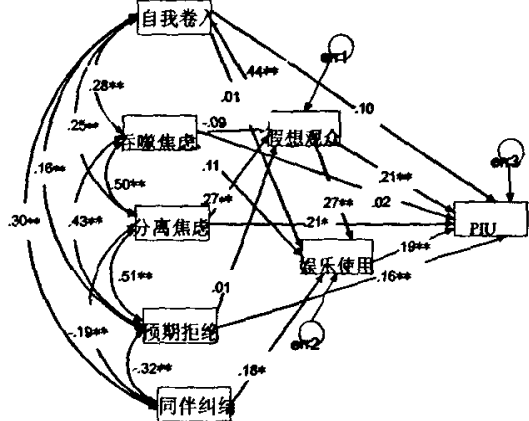


图 9 男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和 PIU 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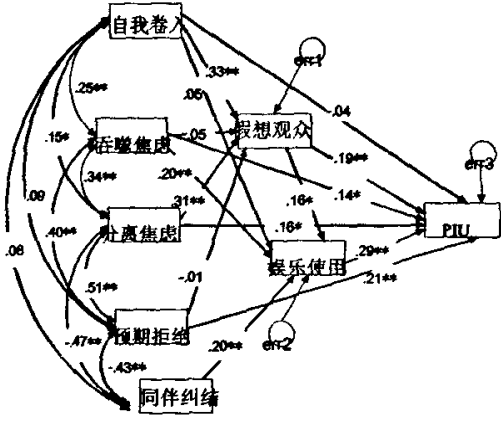


图 10 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和 PIU 的关系

从图 9 和图 10 可以看出（男女生整体模型相同的路径略去不述，路径系数不显著的略去不述）：
(1) 男、女生模型的不同集中于吞噬焦虑这一变量上。在男、女生模型中，吞噬焦虑对 PIU 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作用，男生的模型中吞噬焦虑对于 PIU 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而女生模型中，吞噬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是显著的；同时在男生模型中，吞噬焦虑通过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对 PIU 的间接预测作用是不显著的，而在女生模型中这一作用显著。男、女生的模型差别不大。

3.4.2 男、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表23 社交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拟合指数

	NFI	TLI	CFI	RMSEA	PNFI
男生模型	0.999	1.005	1.000	0.000	0.139
女生模型	0.998	0.992	0.999	0.070	0.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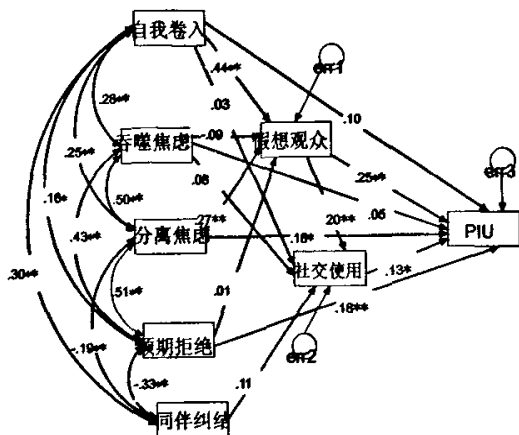


图 11 男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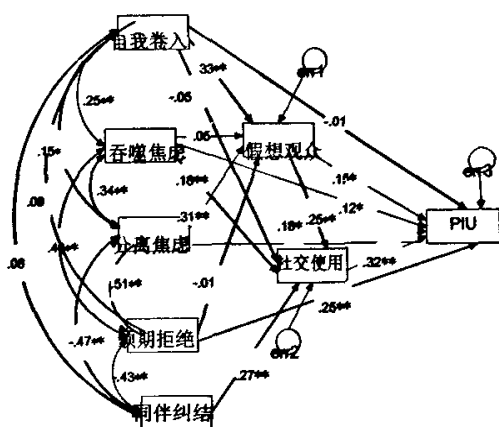


图 12 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从图 11 和图 12 可以看出(男女生整体模型相同的路径略去不述, 路径系数不显著的略去不述): 男、女生模型的显著不同集中于吞噬焦虑这一变量上。(1) 在男、女生模型中, 吞噬焦虑对 PIU 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作用, 男生的模型中吞噬焦虑对于 PIU 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而女生模型中, 吞噬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是显著的; (2) 同时在男生模型中, 吞噬焦虑通过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对 PIU 的间接预测作用是不显著的, 而在女生模型中这一作用显著。男、女生的模型差别不大。

3.4.3 男、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表24 交易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拟合指数

	NFI	TLI	CFI	RMSEA	PNFI
男生模型	1.000	1.008	1.000	0.000	0.107
女生模型	0.998	0.992	0.999	0.070	0.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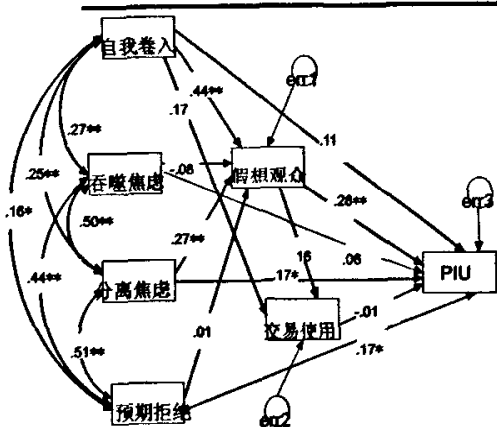


图 13 男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和 PIU 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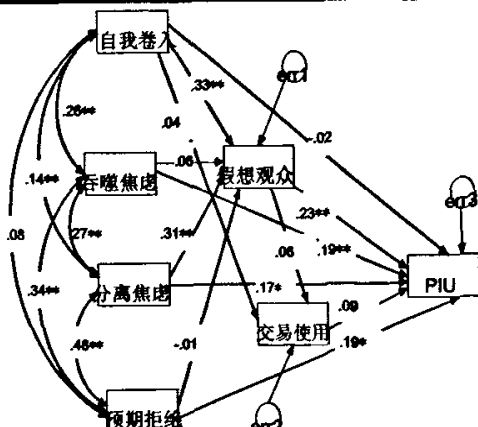


图 14 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和 PIU 的关系

从图 13 和图 14 可以看出(男女生整体模型相同的路径略去不述, 路径系数不显著的略去不述):

男、女生模型的不同出现在吞噬焦虑和自我卷入两个变量上。(1) 在男、女生模型中, 吞噬焦虑对 PIU 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作用, 男生的模型中吞噬焦虑对于 PIU 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而女生模型中, 吞噬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非常显著; (2) 在男生模型中, 自我卷入通过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对 PIU 的间接预测作用是显著的, 而在女生模型中这一作用不显著。

分别对男、女生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吞噬焦虑这一变量在三个整体模型(娱乐、社交、交易)上对 PIU 直接预测作用的不一致, 可能与男女性别差异有关。

三、讨论

(一) 互联网使用的一般情况

1. 互联网主要使用地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有 82.1% 的青少年最经常的上网地点是自己家里, 而经常在网吧上网的比例 (4.8%) 不足 5%。一方面, 目前为了保护未成年, 国家颁布了不准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相关规定, 这样的举措确实减少了未成年人到网吧上网的比例。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青少年在家上网的状况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前互联网日益增长的普及率。可以设想青少年在家庭中的互联网使用可能成为家庭关系新的影响因素, 而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2. 互联网使用时间

本研究发现在本次调查的 12-18 岁使用互联网的青少年中, 有 44.1% 的青少年的网龄超过了 3 年, 说明很多青少年在初中甚至更小的年龄就开始成为网民。从每天上网的时间来看, 在周末每天上网的时间普遍长于工作日。而周末每天上网超过 4 个小时的青少年占调查总人数的 18.5%, 工作日这一比例是 5.5%, 从比例上看, 周末高于工作日。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这一结果与 Erica I. Heitner 2002 年针对 13-18 岁美国青少年上网时间所做的调查结果是相反的, 美国青少年周末每天上网超过 4 小时的比例为 12%, 工作日为 22%。中国有更高比例的青少年在周末把较长的时间用在了互联网使用上, 课余生活的匮乏可能导致了青少年更多把互联网作为玩具和娱乐工具, 而这无疑增大了他们对网络产生依赖的可能性。

(二) 性别和年级差异

1. 分离-个性化

分离-个性化各成分的性别差异显示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特点, 这就是在一些积极的、依恋性的问题上女生显示出比男生更高的水平, 如健康分离和老师纠结。而在一些相对消极的、回避性的问题上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水平, 如拒绝依赖和预期拒绝。女生是关系定向的, 即她们很在意与他人, 包括老师、同伴和家长的情感联系, 对于他人有更强的依赖性。而男生重视自我的独立性, 他们往往更愿意在关系中保持自我, 不愿意更多地依赖别人。同时与社会期望也有一定关系, 一般而言人

们会期望女生乖巧、顺从，容许并鼓励她们依赖别人。而对于男生人们会更愿意看到他们独立、勇敢，从而使他们更不愿意依赖别人，也认为在亲密关系中自己往往是被拒绝的。

在分离-个性化的这些成分上也存在年级差异。总体而言，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更依赖他人，高年级学生则更倾向于拒绝依赖别人，对亲密的人际交往采取回避和否定的态度。两者的差异在与教师的关系上最为明显，低年级比高年级的学生更乐于与老师交流也更依赖和重视老师的意见。一方面，低年级的学生自主意识较低，他们更容易听从教师的教导，更容易依赖老师和他人。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不愿意再接受老师的管理，也愿意更加独立地面对问题。同时，日益增大的学业压力，也可能成为激化师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们不再像低年级的学生那样依赖老师、与老师有更融洽的关系。

2. 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IU的性别差异

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喜欢网上娱乐活动。相对于女生，男生对于那些惊险刺激的娱乐活动更为热衷，如飙车、极限运动等，而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中，目前网上的娱乐活动，如网络游戏等题材和内容相对单一，以战争、打斗、竞技等为主，这对于喜欢冒险、愿意争斗的男生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

在青少年互联网社交同样存在着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喜欢使用互联网社交。这可能是因为女生以关系定向，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友谊行为上，女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交往行为（王英春，邹泓，张秋凌，2006），而且有研究表明在同伴关系中分享帮助和指导的水平高于男生，而且在同伴关系中女生更愿意向好友倾诉心里的想法（汪均裕，莫民强，2004）。

本研究发现，在青少年对互联网的交易偏好上存在着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在高一和高二年级中，女生对网上交易的喜爱均高于男生。而在女生中，高一和高二年级女生对交易的喜爱均高于初一、初二年级女生。这可能与现实的男女差异有关，一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喜欢购物，随着年龄的增长，女生对衣物、化妆品、饰品等兴趣增加，网上交易的便宜性和提供的物品的丰富性迎合了女孩子的兴趣，给她们更广阔的购物选择。

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PIU水平，这与2005年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对30个省的青少年所做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青春期期间，男生和女生在行为和思维特点上显示出差异。男生更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而女生相对保守谨慎，因此，面对互联网这一进入他们生活的新事物时，男生会投注更多的热情，也容易被网上的新事物所吸引。同时相对于女生，总体上男生更加活跃，自制力也不如女生强，当面对网络的诱惑时他们比女生更容易沉溺和难以抵抗。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而男性青少年则是其中的高危人群，他们的冒险和反叛精神使得他们更难以管理和更容易沉溺网络。

（三）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IU

分离-个性化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这期间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增强，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他们希望脱离父母的保护和监督变得独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上的联系，同时还要努力发展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Lapsley等学者提出在青少年期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假想观众观念，这种观念被认为是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的防御机制，即认为自己是他人关注的焦点的这种想法可以缓解他们逐渐独立、与父母分离过程中的焦虑，本研究中假想观众和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吞噬焦虑、预期拒绝、自我卷入等成分的相关似乎可以部分地支持这样的观点。

青少年涉及的互联网使用主要有娱乐、社交、交易和信息，与之前很多研究结果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社交和交易使用的偏好，特别是对娱乐和社交的喜爱与其网络成瘾存在相关。网上娱乐活动（网络游戏、下载音乐、在线看电影等）给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感官刺激的娱乐世界，这一方面迎合了他们喜欢新奇事物、爱冒险、追求刺激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娱乐方式中缓解学习生活中面临的压力。青少年时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技能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网上社交（网上聊天、BBS等）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交往的平台，作为一种新鲜、时尚的社交新模式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正如 Joinson（1999）所言互联网娱乐和社交能给用户带来极大的愉悦感和刺激感，激发他们的生理唤醒，使得用户更多地投入，而这样的强化逐渐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形成习惯性的成瘾行为（Song et al, 2004）。因此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和社交的喜爱容易导致他们更高水平的病理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交易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形式，其便利性、丰富性吸引了大批互联网用户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很多青少年网民。2001年欧洲和美国的青少年在网上消费了12亿美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估计将增至106亿（Christina K., Lee & Denise M., 2005），这一增长是惊人的，虽然这是一个基于欧美青少年得到的数字，但中国青少年网民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其中一部分已经或也将成为网上交易人群的重要成分。有学者认为由于网上消费行为的交互性可能使得互联网成为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媒介（Christina K., Lee & Denise M., 2005）。不过在本研究中发现青少年互联网交易的偏好与他们的病理互联网使用存在相关，尽管在之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对互联网交易的喜爱并不能直接预测其病理互联网使用。但是由于目前互联网交易正在加入更多的娱乐和社交成分，因此青少年对于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也可能成为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因素。

本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搜索引擎、浏览网页等）是比较喜爱的（ $M=3.28\pm0.91$ ），但是这种喜爱与他们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没有显著相关。青少年为了获取知识、技能而使用互联网搜索和查询信息的服务，互联网提供的海量信息迎合了青少年求知欲旺盛，

好奇心强的特点，因此他们喜欢这种互联网服务，但由于青少年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使用主要目的在于学习、查找资料、了解新闻、搜索相关知识等，这些活动所包含的情感和娱乐的成分比较少，而且信息服务给青少年带来的更多是现实感而非虚拟世界的虚幻感，即他们受现实需要而进行信息搜索和查询，又将这些信息用于现实生活，而且这样对信息的寻查活动具有很大的即刻性，因此不致使青少年“网络成瘾”。

1.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和 PIU

本研究发现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可以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 PIU 水平。分离焦虑反映出青少年在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重要他人、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情感距离变大，支持减少而感受到的强烈恐惧。而预期拒绝是青少年预期他人对他们是敌意、否定、不接纳的。青少年期是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人际关系的发展又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青少年对于人际互动的敏感性增强，而人际关系的质量又与他们的身心发展关系密切，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体现了青少年对于实际或预料的亲密人际关系纽带丧失的一种恐惧，高水平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少而又充满焦虑，因此当面对互联网这样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时，他们更可能投入其中，寻求支持和缓解现实的焦虑，从而造成高水平的 PIU。

假想观众观念被认为与很多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如吸烟、酗酒、饮食障碍等有关，本研究发现假想观众观念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和“网络成瘾”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同时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也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 PIU。假想观众观念使得青少年感觉自己像演员处于舞台中心一样，是别人的注意焦点，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而互联网巨大的时空延展性和用户群体庞大性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无限广阔、观众无比众多的展示平台。同时在互联网娱乐中尤其是网络游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扮演不同的角色，成为这个虚拟世界中更广泛群体的注意中心，而且在网络游戏中可以不断地升级，在游戏中成为其他玩家关注的“英雄人物”，使他们对于网络游戏有更强的偏爱，导致病理互联网使用。

同时本研究发现在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 PIU。假想观众的产生被认为是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的防御机制，认为自己是他人关注的焦点的这种想法可以缓解他们逐渐独立、与父母分离过程中的焦虑，本研究似乎可以支持这样的观点。自我卷入体现了青少年对于自己过高的估计和过分的关注，他们更倾向于用一些假想的观众来支持自己的重要地位。分离焦虑这种由于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分离产生的恐惧感可以通过周遭假想观众对自己的关注而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通过假想观众观念，而间接地使青少年对互联网产生依赖。

本研究也发现分离-个性化中的同伴纠结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 PIU。同伴纠结反映了对于同伴亲密性的强烈要求。“青少年首先需要的是与之建立关系的人能够有共同的兴趣”(雷雳, 张雷, 2003, p143), 发展和维系亲密的同伴关系的愿望和对于同伴群体的服从使得他们更容易在网络游戏和其它互联网娱乐活动中寻求归属感, 这可能也是造成很多青少年集体逃学玩网络游戏的原因之一, 因此尽管“同伴关系对于青少年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雷雳, 张雷, 2003, p142), 对于同伴关系过分地关注和需要也可能成为他们“网络成瘾”的间接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吞噬焦虑这一成分在男、女生身上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女生中, 它对于“网络成瘾”有着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 PIU, 男生中它的直接和间接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吞噬焦虑反映出由于父母的过度控制和保护, 青少年自我和个性受到威胁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涨, 青少年有了更多地自主意识, 当他们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和限制时, 他们的独立感受到威胁, 在过于紧密的关系中丧失了自我, 这甚至使他们感觉窒息; 迫切寻求解脱。吞噬焦虑这里对于男、女生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可能由于“女孩对家庭中情绪体验的消极感受持续的时间往往比男孩更长一些”(雷雳, 张雷, 2003, p65), 当她们感觉到父母过度地控制时, 往往会更长时间体验到消极的情绪, 这种情绪更容易使她们借助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逃避现实的压抑感。另一方面可能与男、女生面对这种父母过度关注时不同的应对方式有关, 男生更具有反叛性, 其反抗的方式也更加直接和外显, 当他们感觉到父母过度的控制时, 可能会更直接地向父母表示不满, 并且更加主动地离开父母的控制, 而女生往往更加顺从, 她们的反抗相对内敛, 这使她们感觉压抑而又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解, 网上娱乐成为她们放松和发泄的一个重要渠道, 而长此以往便容易产生对互联网的过分沉溺, 导致高水平的 PIU。以上原因是对于吞噬焦虑在男、女生中不同作用的尝试性的解释, 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

2.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和 PIU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和 PIU 的关系模式与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和 PIU 的关系模式非常相似。假想观众观念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社交偏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假想观众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与父母的分离焦虑, 但另一方面过高的假想观众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某种负面信息, 他们会因为时时感到被评价而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过分关注, 因此在现实的交往中倍感压力。而网上社交使青少年可以在互联网这样给一个便捷、高速的联系工具上互相交流, 这种交流又具有匿名性和隐形性, 这可能使他们感觉网上的观众更加宽容, 更能袒露心扉。他们可以在 BBS 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观众, 即使有时他们感到了来自网上真实或假想的观众的压力, 也更容易应对或抽身而退, 因此他们可能更加喜欢徜徉于这样无限广阔、充满刺激、束缚较少而又观众群体庞大的虚拟世界, 从而逐渐产生对网络依赖的感觉。

研究结果显示,与互联网娱乐偏好模型不同的是,在女生中,分离-个性化中的同伴纠结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互联网社交的偏爱而间接预测PIU,而男生中则这种间接预测作用并不显著,即在男生中,对同伴亲密性的强烈要求并不能预测其对互联网社交的使用偏好。这可能与男、女生“有不同的世界观”(雷雳,张雷,2003,P143)以及互联网社交特点有关。一方面在同伴关系中,女生更看重关怀、责任和人际关系,而男生则更看重自我张扬、逻辑性和义务,而且与男生相比女生更愿意向好友倾诉心里的想法(汪均裕,莫民强,2004)。另一方面互联网社交是一种匿名的、隐形的更侧重于双方情感和内心体验分享的交往方式。因此发展和维系同伴关系的强烈需要更可能成为女生喜欢互联网社交的直接动因,而对男生的推动力不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男生,对互联网社交的偏好对女生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有更加显著的预测作用。在青少年期,女生对于人际关系的需要是强烈的,她们对情感支持和分享的强烈需要以及对同伴的高度依赖可能成为她们沉溺网络的最主要诱因,因此在家庭、学校中为女生提供更多现实的情感支持和分享的机会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中的模型中,青少年对互联网交易使用的偏好对其PIU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前文中对此已进行过讨论,因此不再赘述。

通过对青少年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偏好(娱乐、社交、交易、信息)以及PIU的关系探讨,发现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与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心理现象可能确实存在一定关系。在感觉和预期自己被别人(父母、同伴)所抛弃(分离焦虑)或敌视(预期拒绝)时,互联网所提供的巨大交往空间,可能会给他们提供现实得不到的支持。自我意识提高,他们更重视自己的自主和自由,父母过度的保护和压制,让他们倍感压力(吞噬焦虑),使互联网这样一个色彩丰富,充满视觉刺激的娱乐世界成为他们缓解压力的地方。而随着对自己的关注度增加,他们对自己有时甚至是自我中心性的过高评价和关注(自我卷入)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其他人关注的焦点,互联网这个无限广阔的世界可以使假想观众的范围和数量迅速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假想观众这种被认为是处于分离-个性化阶段的青少年应对分离焦虑、提供行为参照的防御机制,它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假想观众使青少年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这个观念如果太强也可能成为青少年一些不当行为的驱动力。就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而言,假想观众之所以与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行为有关,与他们现实关系的不尽如人意有一定关系,良好的父母支持和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这样的观念,同时青少年期发展家庭以外的关系,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任务,与同学、同伴的良好关系也可以帮助青少年克服随着年龄增长与家庭成员关系疏远而产生无助感,降低分离焦虑,使他们不至于沉溺网络世界的人际交往去寻求情感的依托。因此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可以使他们感受到更多来自于现实的支持,平衡他们的假想观众,从而降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危险。

总之，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面临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的关系纽带变得松散的考验，也面临着自我意识提升，形成独立自我的考验。这期间他们一方面希望与父母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又为这种距离的产生而感觉忐忑不安。这样的矛盾造成的混乱使他们更容易沉溺网上娱乐和社交活动，而成为成瘾者。

值得关注的是在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的使用中，他们对于娱乐和社交使用的过分偏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病理互联网使用，过度地卷入和沉溺于互联网。本研究发现在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的使用偏好和 PIU 的关系中，青少年对于网上娱乐和社交的喜爱对此关系的影响存在着高度一致的模式。这可能与目前网上社交和娱乐活动的日趋融合有关，如在网络游戏中同时也提供网络玩家彼此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而在一些 BBS 中很多内容的探讨是针对网上娱乐的技巧、工具和心得等等。

青少年是使用互联网的重要群体，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互联网用户呈现低龄化，中学生网民的比例和人数都在逐年增加，沉迷网络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依据本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青少年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面临的特定发展任务分离-个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这样特定的心理特点是引发青少年不健康的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因素，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网络成瘾”的风险，然而互联网使用的潮流不可阻挡，青少年掌握互联网技术是时代的需要，一味的切断和阻止无异于因噎废食。因此，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家长、学校和老师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外，也应关心他们对于发展人际关系的需要和重视以及那些特定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会感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减少，产生与家长分离的焦虑。同时这一阶段他们自我意识提升，自主意识增强，过分地控制又会使他们感到压抑和困扰，因此家长更有义务在一种平等的身份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这个他们需要扩展家庭外社会关系的阶段，学校和老师也有责任帮助学生们创建一个和谐、互助、宽容的学校和班级环境。

Lanthier和Craig Windham曾指出互联网使用是成瘾的还是非成瘾的关键取决于用户的个人因素和对于使用的态度，本研究证实了这种观点，分离-个性化这个特殊的发展任务和这期间的假想观众观念作为青少年特有的个人特征，可以和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和社交的偏爱共同预测其病理互联网的使用水平。

四、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最初的研究假设，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首先，研究取样的局限，本研究只是抽取了北京市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是否是用于其他地域的青少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研究结果的推广可能产生影响；同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仅对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进行了研究，没能获取初三和高三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对中学毕业班学生的预测作用；其次，由于研究设计的不充分和时间的限制，没有配合问卷进行系

统的访谈研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性和具体性。再次，本研究是一个横断研究，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对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IU存在影响，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也可能使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可能青少年高水平的PIU对分离-个性化和假想观众产生影响，因此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分离-个性化是一个多方面、多维度的概念，是青少年个性、社会性、自我意识发展阶段的重要过程和任务，随着互联网使用在青少年中的日益普及，互联网成为青少年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互联网的使用对青少年分离-个性化过程中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青少年个性、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五、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1）青少年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同伴纠结两个成分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拒绝依赖、预期拒绝、老师纠结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健康分离和理想化老师分别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

（2）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与其分离-个性化中除同伴纠结、拒绝依赖和健康分离的其它成分都存在显著相关；

（3）青少年互联网娱乐、社交使用偏好以及病理互联网使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互联网交易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

（4）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女生中，吞噬焦虑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男生中，吞噬焦虑这种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5）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使用偏好分别对其病理互联网使用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6）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水平；分离-个性化中的和吞噬焦虑和同伴纠结分别通过对互联网娱乐和社交的偏好间接预测病理互联网使用水平。

参考文献

- Aalsma M, Lapsley D, Flannery D. Personal fables, narcissism,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all State University.
- Abrams J. & Goldman J. (1976).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in relation to learning inhibition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41-44.
- Allen J, Marsh P, McFarland C, McElhaney K, Land D, Peck S, & Jodl K. (2002). Attachment and autonomy as predi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kills and delinquency during midadolescenc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0(1), 56-66.
- Amichai-Hamburger Y & Ben-Artzi E. (20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and the different uses of the interne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6, 441-449.
- Amichai-Hamburger Y. (2002). Internet and personal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8, 1-10.
- Amichai-Hamburger Y, Wainapel G & Fox S. (2002). "On the Internet No One Knows I'm an Introvert": Extroversion, Neuroticism, and Internet Interaction.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5(2), 125-128.
- Amichai-Hamburger Y & Ben-Artzi E. (2003).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ur*, 19, 71-80.
- Amiel T & Sargent S. (200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usage motiv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 711-726.
- Arnett J. (1995). The young and the reckless: Adolescent reckless behavior.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67-71.
- Bargh, J., Katelyn, Y., McKenna & Fitzsimons, M. (2002). Can You See the Real Me? Activ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True Self"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1), 33-48.
- Baron P, Hanna J. (1990). Egocentrism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in young adul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8(2), 279-286.
- Barth D. (2003). Separate but not alon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issues in college student with eating disorders.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31(2), 139-147.
- Bell J, Bromnick R. (2003).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Adolescent*, 38(150), 205-219.
- Beyers W & Goossens L. (2004). Contributions of parenting to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rocess in Late Adolescence: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Conducted at the 10th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SRA), Baltimore, MD, March 11-14.

- Buis J, Thompson D. (1989).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a brief review. *Adolescence*, 24(96), 773-781.
- Byrebecca C. Linking up Online: Is the Internet enhancing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or leading to greater social isolation? *Monitor on Psychology*, 2000, 4(31)
- Caplan S. (2005). A social skill account o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21-736.
- Chapin J, Alas S, Colman G (2005). Optimistic bias among potential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youth violence. *Adolescence*, 40(160), 749-760.
- Chien Chou & Ming - Chun Hsiao. (2000). Internet addict , usage , gratification and pleasure experience: The Taiwan College Student's case. *Computer & Education*, 35, 65 – 80.
- Christina K. C. Lee & Denise M. (2005). Socialisation through Consumption: Teenagers and the Internet. *Australasian Marketing Journal*, 13(1), 8-19.
- Cohn L, Millstein S, Irwin G, et al. (1988). A comparison of two measures of egocentr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2), 212-222.
- Davis R A. (2001)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7(2), 187-195.
- Eastin, M. (2001). *The Role of Cognitive Modeling in Predicting Internet Use*.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lib.global.umi.com/dissertations>.
- Eastin, M. (2005). Teen internet use: Relating social perceptions and cognitive models to behavior.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8(1), 62-75.
- Eckstein D, Rasmussen P, Wittschen L. (1999).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55(1), 31-50.
- Elkind D. (1967). 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38, 1025-1034.
- Engelberg E & Sjoberg L. (2004). Internet use, social skill, and adjustm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7(1), 41- 47.
- Everall R, Bostic K, Paulson B. (2005). I'm sick of being me: developmental of themes in a suicidal adolescent. *Adolescence*, 40(160), 693-708.
- Frank S, Schettini A, & Lower R. (2002). The role of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experience and personality in predicting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dimensions of functional impairment in a rural preadolescent and adolescent sampl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1(4), 431-442.
- Frankenberger K. (2000).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 comparis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adults.

Adolescence, 23, 343-354.

- Getz J. & Bray J. (2005). Predicting heavy alcohol use among adolesc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5(1), 102-115.
- Goossens L, Beyers W, Emmen M, et al. (2002).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factor analyses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new look" measures.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2(2), 193-215.
- Gree M & Brock T. (1998). Trust, mood, and outcomes of friendship determine preferences for real versus ersatz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Psychology*, 19, 527-544.
- Greene K, Krcmar M, Walters L, et al. (2000). Targeting adolescent risk-taking behaviors: the contributions of egocentrism and sensation-seek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 439-461.
- Greene K, Krcmar M, Rubin D, et al. (2002). Elaboration in processing adolescent health messages: the impact of egocentrism and sensation seeking on mess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4), 812-831.
- Gross E, Juvonen J, & Gable S. (2002). Internet use and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1), 75-90.
- Heitner E. (20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
- Hills P & Argyle M. (2003). Use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9, 59-70.
- Holmbeck G, Crossman R, Wandrel M, et al. (1994). Cognitive development, egocentrism, self-esteem, and adolescent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3(2), 169-193.
- Holmbeck G, & McClanahan G (1994). Construct and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test of adolescence: a replay to Levin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2(1), 169-172.
- Holmbeck G, & Leake C. (1999).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8(5), 563-581.
- Huang YA-Rong. (2006). Identity and intimacy cris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et depend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9(5), 571-576.
- Iakushina, E. (2002). Adolescents on the internet: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Russi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44(11), 81-95.
- Ingoglia S, Inguglia C, Liga F., & Coco A. (2004).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rocess in Italian adolescents. Presented at the IX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Porto,

Portugal.

- Jahnke H, Blanchard-Fields, F. (1993). A test of two model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2(3), 313-326.
- Joinson A. (1998).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disinhibited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In J. Gackenbach(Ed.), *Psychology and the Internet: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transpersonal implications* (pp. 43–60).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Kandell, J. (1998). Internet addiction on campus: the vulner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 11–17.
- Kraut R & Kiesler S. (Summer 2003). The Social Impact of Internet Use. *Psychological Science Agenda*.
- Kraut R, Patterson M, Lundmark V, Kiesler S, Mukhopadhyay T & Scherlis W. (1998).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9), 1017-1031.
- Kraut R ., Kiesler, S., Boneva, B., Cummings, J., Helgeson, V., & Crawford, A. (2002). Internet Paradox Revisited.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1), 49-74.
- Kroger J & Green K. (1994). Factor analytic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the separation- individuation test of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0(5), 772-785.
- Lanthier R, Windham R C. Internet use and college adjust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4, 20(5), 591-606.
- Lapsley D, Rice K. (1988). The “new look” at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Toward a general model of adolescent ego development. In: Lapsley D, Power F. *Self, ego, and identity: Integrative approaches* (pp.109-129). New York: Springer.
- Lapsley D., Jackson, S., & Rice K. (1988). Self-monitoring and the “new look” at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An ego-develop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3(1), 17-31.
- Lapsley D. (1993).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adolescent ego development: The “new look” at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3, 562-571.
- Lapsley D, Aalsma M, & Varshney N. (2001). A factor analytic and psychometric examination of pathology of separation- individu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7(7), 915-932.
- Lapsley D. & Edgerton J. (2002).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college adujst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0, 484-492.
- Lapsley D. (2003). The two faces of adolescent invulnerability. In: Romer, *Reducing adolescent risk:*

-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p.23-31). Pennsylvania:SAGE.
- Larose, R., Mastro, D., & Eastin, S.(2001).Understanding Internet Use: A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to Use and Gratification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s Review*, 19(4), 395-413.
- Lerner R, Olson C. (1994). The imaginary audience. *Parents*, 69, 1-3
- Levine J, Green C., & Millon T. (1986).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test of adolesc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0(1), 123-137
- Lin S & Tsai C. (2002). Sensation seeking and internet dependence of Taiwanese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 18, 411-426.
- Lindsay, H., Shaw, B.A. & Gant, L.M. (2002). In Defense of the Intern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Depression, Loneliness,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5(2), 157-170.
- Leung L. (2002) . Loneliness, Self-Disclosure, and ICQ ("I Seek You") Us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5(3), 241-51.
- Maczewski, M. (2002). Exploring Identity Through the Internet: Youth Experiences Online.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31(2), 111-127.
- Meeus W, Iedema J, Maassen G, & Engels R. (2005).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revisited: on the interplay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 identity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8, 89-106.
- Meyer D. & Russell R. (1998). Caretaking,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ting disorde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76(2), 166-173.
- McKenna K Y & Bargh J A. (2000). Plan 9 from cyberspa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 57-75.
- Mesch G. (2001).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in Israeli.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2(2), 329-339.
- Mesch G. (2003). The family and the internet: the Israeli Ca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4(4), 1039-1050.
- O'Connor B. (1995).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r as source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4(2), 205-227.
- Papacharissi, Z., & Rubin, A. M. (2000). Predictors of Internet use [Electronic vers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44, 175-196.
- Peris, R., Gimeno, M.A., Pinazo, D., Ortet, G, Carrero, V., Sanchiz, M. & Ibanez, I. (2002). Online Chat

- Rooms: Virtual Spaces of Interaction for Socially Oriented Peopl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5(1), 43-50.
- Peterson K, Roscoe B. (1991). Imaginary audience behavior in older adolescent females. *Adolescence*. 26(101), 195-200.
- Quintana S, Kerr J. (1993). Relational needs in late adolescent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1, 349-546.
- Rice K, FitzGerald D, Whaley T, & Gibbs C. (1995).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attachment,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3, 463-474.
- Ryan R, Kuczkowski R. (1994). The imaginary audience, self-consciousness, and public individuation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2(2), 219-238.
- Rycek R, Stuhr S, McDermott J, et al. (1998).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during late adolescence. *Adolescence*, 33(132), 745-749.
- Sanders C, Field T, Diego M., & Kaplan M. (2000).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net use to depression and social isol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5(138), 237-242.
- Seepersad S. (2004). Coping with loneliness: Adolescent online and offline behavior.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7(4), 384-394.
- Shaw, L. & Gant, L. (2002). In defense of the intern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depression, loneliness,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5(2), 157-167.
- Song I, Larose R, Eastin M, & Lin C. (2004). Internet gratification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new media.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7(4), 384-394.
- Steinberg, U. (1999). The rise of the electronic individual: A study of how Young Swedish teenagers use and perceive Internet.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6, 113-133.
- Suler, J.R. (1999). To get what you need: healthy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 385-393.
- Suler, J.R. (2006). *Adolescents in cyberspace,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rider.edu/~suler/psycyber/adoles.html>.
- Subrahmanyam, K., Greenfield, P., Kraut & Gross, E. (2001). The impact of computer use o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7-30.
- Swickert R J, Hittner J B, Harris J L & Herring J A. (2002). Relationships among Internet use personality

- and social suppor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ur*, 18, 437–451.
- Tapscott, D. (1998). *Growing up digital.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growingupdigital.com](http://www.growingupdigital.com).
- Tuten T L & Bosnjak M. (2001).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web usage: The role of need for cognition and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9(4), 391-398.
- Vartanian L. (1996).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6(2), 157-178.
- Vartanian L. (1997).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7(3), 245-270.
- Vartanian L. (2000). Revisiting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construct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 conceptual review. *Adolescence*, 35(140), 639-661.
- Vartanian L. (2001). Adolescents' reactions to hypothetical peer group conversations: evidence for an imaginary audience? *Adolescence*, 36(142), 347-380.
- Vartanian L, Powlishta K. (2001).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report measures of imaginary audience sensitivity: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ng age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2(2), 187-200.
- Wallace P. (1999).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Weiser E. (2001). The functio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ir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4(6), 723-743.
- Whang L, Lee S & Chang G (2003). Internet over-users' psychological profiles: a behavior sampling analysis on internet addiction.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6(2), 143-150.
- Wolfradt, U., & Doll, J. (2000). Motives of adolescents to use the internet as a function of personality traits, personal and social facto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4, 13-27.
- Yang C-K. (2001). Sociopsychiatric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who use computers to excess. *Acta Psychiatr Scand*, 104, 217–222.
- Ybarra M. (2004). Linkages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d internet harassment among young regular internet users.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7(2), 247-257.
- Young K S, Rodgers R. (199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using the BDI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The 105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 Young, K.S. (1997). *What makes the Internet addictive: potential explanations for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resented at the 105th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陈惠如(2004)。自我控制、青少年自我中心与偏差行为之关系。硕士论文,台湾成功大学教育研究所。

陈猛(2005)。互联网使用、自我认同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硕士论文,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

陈淑惠(2000)。青少年与电子网络。社会变迁与新生代文化研讨会宣讲论文。台北。

陈侠,黄希庭和白纲(2002)。关于网络成瘾的心理学研究。心理科学进展,11(3):355-359

雷雳和李宏利,王争艳和张雷(2003)。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研究概况。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7(2):329-328

雷雳和柳铭心(2005)。青少年的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关系。心理学报,37(6),797-802。

柳铭心和雷雳(2005)。青少年的人格特征与互联网娱乐服务使用偏好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1(4),40-45。

刘小霞和戴益信(2006)。青少年网络成瘾心理研究综述。井冈山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7(10),122-126。

柳铭心和雷雳(2005)。青少年的人格特征与其使用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关系。应用心理学,11(3),247-253。

雷雳和张雷(2003)。青少年心理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秀敏和阴国恩(2004)。大学生上网行为与人格特质相关性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4-37。

石庆馨,周荣刚,葛燕,秦宪刚,张侃(2005)。中学生网络成瘾和感觉寻求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7),453-456。

谭伟象和吴琇莹(2002)。华人的分离一个体化历程与关系主义。第四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学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台北。

王英春,邹泓,张秋凌(2006)。初中生友谊的发展特点。心理发展与教育,20(2),52-56。

汪均裕和莫民强(2004)。高中生同伴关系发展特点研究。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1 51-54。

增枫林,苏林雁,高雪屏,刘军,肖汉仕,耿耀国,苏巧荣,王玉凤(2006)。中学生互联网过度使用的影响因素。中华精神科杂志,39(3),141-144。

曾育贞(2002)。刺激寻求动机、青少年自我中心与偏差行为之相关研究——以台南地区为例。硕士论文,台湾成功大学教育研究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5年1月)。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来自互联网:
<http://www.cnnic.net.cn/>。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6年1月)。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来自互联网:
<http://www.cnnic.net.cn/>。

问卷摘要附录

指导语：

你好！欢迎参加此次问卷调查，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或想法，仔细阅读阅读每一个问题，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整个问卷填完。不必填写姓名，你所填写的问卷用于科学研究，问卷填写完毕我们将进行保密处理，其他人无法得知你个人所填写的信息，因此请放心填写。谢谢合作！

一. 基本情况

请填写你的一些基本情况

- 1、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年级：_____
- 2、 你第一次上网至今有_____个月
- 3、 一般来说，周六和周日你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是_____（请从下面的选项中选择）
A 少于1小时 B 1-2小时 C 2-4小时 D 4-6小时 E 多于6小时
- 4、 一般来说，周一至周五你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是_____（请从下面的选项中选择）
A 少于1小时 B 1-2小时 C 2-4小时 D 4-6小时 E 多于6小时
- 5、 在学校之外，你在哪上网？_____（请从下面的选项中选择）
A 自己家里 B 朋友或同学家 C 亲戚家 D 网吧

二. 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问卷

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尽量快地对下面每一个问题做出判断。每道题后有5个数字，分别代表了与你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1代表完全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和想法；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不能确定；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请在你认为适合的数字上划上圈（“O”）。

	完全 不符	比较 不 符	不能 确定	比较 符合	完全 符合
1、当我情绪低落时，上网可以让我感觉好一点	1	2	3	4	5
2、当我遇到烦心事时，上网可以使我的心情愉快一点	1	2	3	4	5
3、当我感到孤独时，上网可以减轻甚至消除我的孤独感	1	2	3	4	5
4、网络可以让我从不愉快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1	2	3	4	5
5、因为上网，我的学习遇到了麻烦	1	2	3	4	5
6、当我不开心时，上网可以让我开心起来	1	2	3	4	5

三. 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

请根据你对下列网络服务的偏好做出选择。在每道题后有 5 个数字选项, 分别代表不同的符合程度, 请从中选出一个最符合你真实情况的答案, 在相应的数字上划上圈 (“○”)。

注意: 1 代表不喜欢 2 不太喜欢 3 一般 4 比较喜欢 5 很喜欢

	不 喜欢	不太 喜欢	一 般	比较 喜欢	很 喜欢
1. 电子邮箱	1	2	3	4	5
2. 浏览新闻	1	2	3	4	5
3. 搜索引擎	1	2	3	4	5
4. 软件下载	1	2	3	4	5
5. 浏览网站/网页	1	2	3	4	5
6. 网上聊天 (聊天室、QQ、ICQ、MSN 等)	1	2	3	4	5

四.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量表 (减缩版本)

日常生活中, 你与父母、朋友、老师的关系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想法, 尽量快地对下面每一个问题做出判断。每道题后有 5 个数字, 分别代表了与你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

1 代表完全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和想法; 2 代表比较不符合; 3 代表不能确定; 4 代表比较符合; 5 代表完全符合, 请在你认为适合的数字上划上圈 (“○”)。

	完全不 符合	比较不 符合	不能 确定	比较 符合	完全 符合
1. 有时候我的父母的过度保护让我感觉窒息	1	2	3	4	5
2. 想想在我认识的大多数人, 我发现我自己是比较出众的	1	2	3	4	5
3. 我经常担忧被我的朋友们拒绝	1	2	3	4	5
4. 我看不到最温暖、亲切的关系的意义	1	2	3	4	5
5. 友谊不值得努力争取	1	2	3	4	5
6. 即使当我和其它人很亲密时, 我感觉我还能保持自己	1	2	3	4	5

五. 青少年假想观众量表

你是否会经常想象自己在以下的情境中? 右边的数字 (1 到 4) 代表了几种情况, 请在旁边你认为和你情况相符的数字上画圈

	从不 想象	非常少 想象	有时 想象	经常 想象
1. 赢很多钱。	1	2	3	4
2. 成为一个摇滚明星。	1	2	3	4
3. 成为一个电影明星、电视明星。	1	2	3	4
4. 为你的团队赢得一场重要的比赛。	1	2	3	4
5. 在朋友中成为受欢迎的人。	1	2	3	4
6. 使别人羡慕你的外表。	1	2	3	4

致 谢

论文完成，致谢却迟迟无法下笔，三年的求学生涯在论文完成的时候也即将结束，心里充满了感谢，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庞浮现在眼前，一件件难忘的事历历在目，充塞了太多的感谢反而难以言表。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雷雳教授，从论文选题到最终完成，都得到了他无私的教诲和悉心的指导。三年中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平和沉静处事风格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他给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学习机会，让我获得了知识，增长了见识。他的循循善诱、细致耐心和信任理解给予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教我读书，更教我做人，而这将使我受益终生，感怀于心。在此谨向雷雳老师献上我的感激和敬意。

其次要感谢王争艳老师一直以来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同样要感谢张力、汪玲、崔丽霞老师在开题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以及阅览室张老师、蔡老师在查找资料和文献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感谢我的师姐柳铭心，她是最可信赖和敬佩的学长，在学业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师兄杨洋、师姐李冬梅、郑思明、同学伍亚娜、张国华和师妹郝传慧、马利艳，他们是我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在我研究过程中的数据收集和录入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帮助。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无私的关爱和支持使我可以安心学业。“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他们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和依靠。

还有很多师长、亲人和友人我难以一一尽数，他们的帮助我将铭记在心并在此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审阅本论文的专家教授！

郭菲

2007年5月23日